

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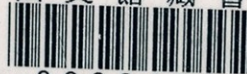
史記

白文之部

第二冊

顧頡剛 徐文珊點校

國史館藏書



0008484

國史館圖書

分類號 610.11

著者號 4085-1

卷冊號 6049:2

國史館典藏  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

史記

白文之部 第二冊

顧頡剛 徐文珊點校

國史館藏書



0008484

# 禮書

——史記二三，書一——

敘論

太史公曰：洋洋美德乎！宰制萬物，役使羣衆，豈人力也哉！余至大行禮官，觀三代損益，乃知緣人情而制禮，依人性而作儀，其所由來尚矣！

人道經緯萬端，規矩無所不貫，誘進以仁義，束縛以刑罰，故德厚者位尊，祿重者寵榮，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。人體安駕乘，爲之金輿，錯衡以繁其飾，日好五色，爲之黼黻文章，以表其能；耳樂鐘磬，爲之調諧八音，以蕩其心；口甘五味，爲之庶羞酸鹹，以致其美；情好珍善，爲之琢磨圭璧，以通其意；故大路越席，皮弁布裳，朱紘洞越，大羹玄酒，所以防其淫侈，救其彫敝。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，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，事有宜適，物有節文。仲尼曰：『禘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』

沿革

周衰，禮樂壞，大小相踰。管仲之家，兼備三歸，循法守正者，見侮於世；奢溢僭差者，謂

●金陵本『禮』下有『廢』字。

禮

書

（史記二三，書一）

一



之顯榮。自子夏——門人之高弟也，——猶云，『出見紛華盛麗而說；入聞夫子之道而樂；二者心戰，未能自決。』而況中庸以下，漸漬於失教，被服於成俗乎？孔子曰，『必也正名；』於衛所居不合。仲尼沒後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，或適齊楚，或入河海，豈不痛哉！至秦有天下，悉內六國禮儀，采擇其善，雖不合聖制，其尊君抑臣，朝廷濟濟，依古以來。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，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，大抵皆襲秦故。自天子稱號，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，少所變改。

孝文即位，有司議欲定儀禮；孝文好道家之學，以爲繁禮飾貌，無益於治，躬化謂何耳，故罷去之。

孝景時，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，數干諫。孝景曰，『諸侯藩輔，臣子一例，古今之制也；今大國專治異政，不稟京師，恐不可傳。』後孝景用其計，而六國畔逆，以錯首名；天子誅錯以解難。——事在袁盎語中。是後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，莫敢復議。

今上即位，招致儒術之士，令共定儀，十餘年不就；或言古者太平，萬民和喜，瑞應辨至，乃采風俗，定制作。上聞之，制詔御史曰，『蓋受命而王，各有所由興，殊路而同歸，謂因民而作，追俗爲制也。議者咸稱太古，百姓何望？漢亦一家之事，典法不傳，謂子孫何？化

隆者闕博；治淺者褊狹；可不勉與！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封泰山，定宗廟百官之儀，以爲典常，垂之於後云。

禮論

禮由人起：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則不能無忿，忿而無度量，則爭；爭則亂；先王惡其亂，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，給人之求，使欲不窮於物，物不屈於欲；二者相待而長，是禮之所起也。故禮者，養也。稻粱五味，所以養口也；椒蘭芬苳，所以養鼻也；鐘鼓管弦，所以養耳也；刻鏤文章，所以養目也；疏房牀第几席，所以養體也；故禮者，養也。

君子既得其養，又好其辨也。所謂辨者：貴賤有等，長少有差，貧富輕重皆有稱也。故天子大路越席，所以養體也；側載臭苳，所以養鼻也；前有錯衡，所以養目也；和鸞之聲，步中武象，驟中韶護，所以養耳也；龍旂九旒，所以養信也；寢兕持虎，蛟韞彌龍，所以養威也。故大路之馬，必信至教順，然後乘之，所以養安也。孰知夫士出死要節，之所以養生也；孰知夫輕費用，之所以養財也；孰知夫恭敬辭讓，之所以養安也；孰知夫禮義文理，之所以養情也。人苟生之爲見，若者必死；苟利之爲

見，若者必害；怠惰之爲安，若者必危；情勝之爲安，若者必滅；故聖人一之於禮義，則兩得之矣；一之於情性，則兩失之矣。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；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。是儒、墨之分，治辨之極也，彊固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總也。王公由之，所以一天下，臣諸侯也；弗由之，所以捐社稷也。

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；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；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。由其道則行，不由其道則廢。

楚人鮫革犀兕，所以爲甲，堅如金石；宛之鉅鐵施，鑕如蠶蠶；輕利剽遯，卒如標風；然而兵殆於垂涉，唐昧死焉；莊躄起，楚分而爲四參，是豈無堅革利兵哉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，故也。汝、潁以爲險，江、漢以爲池，阻之以鄧林，緣之以方城；然而秦師至，鄢舉若振槁，是豈無固塞險阻哉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，故也。紂剖比干，囚箕子，爲炮烙刑，殺無辜，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；然而周師至，而令不行乎下，不能用其民，是豈令不嚴，刑不峻哉？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，故也。

古者之兵，戈矛弓矢而已，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；城郭不集，溝池不掘，固塞不

樹，機變不張，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，無他故焉，明道而均分之，時使而誠愛之，則下應之如景響。有不由命者，然後俟之以刑，則民知臯矣。故刑一人而天下服。臯人不尤其上，知臯之在己也。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，無他故焉，由其道故也。故由其道則行，不由其道則廢。

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，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。傳曰：『威厲而不試，刑措而不用。』

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類之本也；君師者，治之本也。無天地惡生？無先祖惡出？無君師惡治？三者偏亡，則無安人。故禮，上事天，下事地，尊先祖而隆君師，是禮之三本也。

故王者天太祖，諸侯不敢懷；大夫，士有常宗，所以辨貴賤。貴賤，治得之本也。郊疇乎天子，社至乎諸侯，函及士大夫。所以辨尊者事尊，卑者事卑，宜鉅者鉅，宜小者小。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有一國者事五世，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，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，有特性而食者不得立宗廟。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，積薄者流澤狹。



也。

大饗，上玄尊，俎上腥魚，先大羹，貴食飲之本也。大饗，上玄尊而用薄酒；食，先黍稷而飯稻粱；祭，啻先大羹而飽庶羞，貴本而親用也。貴本之謂『文』，親用之

謂『理』，兩者合而成文，以歸太一，是謂『太●隆』。

故尊之上玄尊也，俎之上腥魚也，豆之上●大羹，一也。利爵弗啐也，成事俎弗嘗也，三宥之弗食也，大昏之未廢齊也，大廟之未內尸也，始絕之未小斂，一也。大路之素疇也，郊之麻纁，喪服之先散麻，一也。三年哭之不反也，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，縣一鍾尚拊膈，朱絃而通越，一也。

凡禮，始乎脫，成乎文，終乎銳。故至備，情文俱盡；其次，情文代勝；其下，復情以歸太一。天地以合，日月以明，四時以序，星辰以行，江海●以流，萬物以昌，好惡以節，喜怒以當，以爲下則順，以爲上則明。

●『太』，金陵本作『大』。

●『上』，金陵本作『先』。

●『銳』，金陵本作『稅』。

●『海』，金陵本作『河』。

太史公曰：至矣哉，立隆以為極，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！本末相順，終始相應，至文有以辨，至察有以說；天下從之者治，不從者亂；從之者安，不從者危；小人不能則也！

禮之貌，誠深矣！堅白同異之察，入焉而弱。其貌誠大矣！擅作興●制編

陋之說，入焉而嗛●其貌誠高矣！暴慢恣睢，輕俗以為高之屬，入焉而墜。故

繩誠陳，則不可欺以曲直；衡誠縣，則不可欺以輕重；規矩誠錯，則不可欺以方員；君

子審禮，則不可欺以詐僞。故繩者，直之至也；衡者，平之至也；規矩者，方員之至也；

禮者，人道之極也。然而不法禮者，不足禮，謂之無方之民；法禮足禮，謂之有方之

士。禮之中，能思索，謂之能慮；能慮勿易，謂之能固；能慮能固，加好之焉，聖矣！

天者，高之極也；地者，下之極也；日月者，明之極也；無窮者，廣大之極也；聖人者，

道之極也。以財物為用，以貴賤為文，以多少為異，以隆殺為要。文貌繁，情欲省，

禮之隆也；文貌省，情欲繁，禮之殺也；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，並行而雜，禮之中流

也。君子上致其隆，下盡其殺，而中處其中。步驟馳騁廣騫，不外；是以君子之性

●『興』，應作『典』。

●『嗛』，金陵本作『望』。

守宮庭也。人域是域，士君子也；外是民也。於是中焉，房皇周浹，曲直得其次序，聖人也。故厚者，禮之積也；大者，禮之廣也；高者，禮之隆也；明者，禮之盡也。

# 樂書

——史記二四，書二——

敘論

太史公曰：余每讀虞書，至於君臣相敕，維是幾安；而股肱不良，萬事墮壞，未嘗不流涕也！  
 成王作頌，推己懲艾，悲彼家難，可不謂戰戰恐懼，善守善終哉？君子不為約則修德，滿則棄禮；佚能思初，安能惟始；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，非大德誰能如斯！  
 傳曰：『治定功成，禮樂乃興。』海內人道益深，其德益至，所樂者益異。滿而不損則溢；盈而不持則傾。凡作樂者，所以節樂。君子以謙退為禮，以損減為樂，樂其如此也。以為州異國殊，情習不同，故博采風俗，協比聲律，以補短移化，助流政教。天子躬於明堂臨觀，而萬民咸蕩滌邪穢，斟酌飽滿，以飾厥性。故云：雅頌之音理而民正；嘒噉之聲興而士奮；鄭衛之曲動而心淫。及其調和諧合，鳥獸盡感；而況懷五常，含好惡，自然之勢也。

沿革

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，封君是●辟，名顯鄰州，爭以相高。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

●『是』，金陵本作『世』。

樂書

（史記二四，書二）

於魯，雖退正樂以誘世，作五章以刺時，猶莫之化。凌遲以至六國，流沔沈佚，遂往不反，卒於喪身滅宗，并國於秦。

秦二世尤以爲娛，丞相李斯進諫曰：『放棄詩書，極意聲色，祖伊所以懼也；輕積細過，恣心長夜，紂所以亡也。』趙高曰：『五帝三王樂各殊名，示不相襲。朝廷下至人民，得以接歡喜，合殷勤，非此和說不通，解澤不流，亦各一世之化，度時之樂，何必華山之驟耳而后行遠乎？』二世然之。

高祖過沛，詩三侯之章，令小兒歌之。高祖崩，令沛得以四時歌儺宗廟。

孝惠、孝文、孝景無所增更，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。

至今上即位，作十九章，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，拜爲協律都尉。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，皆集會五經家，相與共講習讀之，乃能通知其意，多爾雅之文。

漢家常以正月上辛，祠太一甘泉，以昏時夜祠，到明而終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。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。春歌青陽，夏歌朱明，秋歌西皞，冬歌玄冥。世多有，故不論。

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，復次以爲太一之歌。歌曲曰：『太一貢兮天馬下，霑赤汗兮沫

●『朝廷』，金陵本作『上自朝廷』。

流赭，騁容與兮蹕萬里，今安匹兮龍爲友。』後伐大宛，得千里馬——馬名『蒲梢』——次作以爲歌。歌詩曰：『天馬來兮從西極，經萬里兮歸有德，承靈威兮降外國，涉流沙兮四夷服。』中尉汲黯進曰：『凡王者作樂，上以承祖宗，下以化兆民，今陛下得馬，詩以爲歌，協於宗廟，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？』上默然不說。丞相公孫弘曰：『黯誹謗聖制，當族！』

樂本

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動，物使之然也。感於物而動，故形於聲；聲相應，故生變；變成方，謂之音。比音而樂之，及于戚羽旄，謂之樂也。樂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；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聲嗷以殺；其樂心感者，其聲暉以緩；其喜心感者，其聲發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聲麤以厲；其敬心感者，其聲直以廉；其愛心感者，其聲和以柔；六者，非性也，感於物而後動；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。故禮以導其志，樂以和其聲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姦。禮、樂、刑、政，其極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

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。情動於中，故形於聲；聲成文，謂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

安以樂，其正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正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；聲音之道，與正通矣！宮爲君，商爲臣，角爲民，徵爲事，羽爲物。五者不亂，則無滯滯之音矣。宮亂則荒，其君驕；商亂則墮，其臣壞；角亂則憂，其民怨；徵亂則哀，其事勤；羽亂則危，其財匱；五者皆亂，迭相陵，謂之慢。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。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，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，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誣上行私而不可止。

凡音者，生於人心者也；樂者，通於倫理者也。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，禽獸是也；知音而不知樂者，衆庶是也；唯君子爲能知樂。是故審聲以知音，審音以知樂，審樂以知政，而治道備矣。是故不知聲者，不可與言音；不知音者，不可與言樂。知樂，則幾於禮矣。禮樂皆得，謂之有德；德者，得也。是故樂之隆，非極音也；食饗之禮，非極味也。清廟之瑟，朱絃而疏越，一倡而三嘆，有遺音者矣；大饗之禮，尚玄酒而俎腥魚，大羹不和，有遺味者矣。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，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，將以教民平好惡，而反人道之正也。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頌也。物至知知，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內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己，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

樂論

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；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，有淫佚作亂之事；是故彊者脅弱，衆者暴寡，知者詐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養，老幼孤寡不得其所。此大亂之道也。是故先王制禮樂，人爲之節，衰麻哭泣，所以節喪紀也；鐘鼓干戚，所以和安樂也；婚姻冠笄，所以別男女也；射鄉食饗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禮節民心，樂和民聲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，則王道備矣。

樂者爲同，禮者爲異；同則相親，異則相敬；樂勝則流，禮勝則離。合情飾貌者，禮樂之事也。禮義立則貴賤等矣；樂文同則上下和矣；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；刑禁暴，爵舉賢，則政均矣。仁以愛之，義以正之；如此，則民治行矣。

樂由中出，禮自外作。樂由中出，故靜；禮自外作，故文。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。樂至則無怨，禮至則不爭；揖讓而治天下者，禮樂之謂也。暴民不作，諸侯賓服，兵革不試，五刑不用，百姓無患，天子不怒；如此，則樂達矣。合父子之親，明長幼之序，以敬四海之內；天子如此，則禮行矣。

大樂與天地同和，大禮與天地同節。和，故百物不失；節，故祀天祭地。明則



有禮樂；幽則有鬼神；如此，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。禮者，殊事合敬者也；樂者，異文合愛者也；禮樂之情同，故明王以相沿也。故事與時並，名與功偕。

故鐘、鼓、管、磬、羽、籥、干、戚，樂之器也；詘、信、俯、仰、級、兆、舒、疾，樂之文也。簠、簋、俎、豆，制度、文章、禮之器也；升降、上下、周旋、楊、襲、禮之文也。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，識禮樂之文者能述；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；明聖者，述作之謂也。

樂者，天地之和也；禮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和，故百物皆化；序，故羣物皆別。樂由天作，禮以地制；過制則亂，過作則暴；明於天地，然後能興禮樂也。論倫無患，樂之情也；欣喜驩愛，樂之容也。中正無邪，禮之質也；莊敬恭順，禮之制也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，越於聲音，用於宗廟社稷，事于山川鬼神，則此所以與民同也。

王者功成作樂，治定制禮。其功大者，其樂備；其治辨者，其禮具。干戚之舞，非備樂也；亨孰而祀，非達禮也。五帝殊時，不相沿樂；三王異世，不相襲禮。樂極則憂，禮粗則偏矣。及夫敦樂而無憂，禮備而不偏者，其唯大聖乎！

天高地下，萬物散殊，而禮制行也；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樂興也。春作夏長，

仁也；秋斂冬藏，義也；仁近於樂，義近於禮。樂者，敦和率神而從天；禮者，辨宜居鬼而從地；故聖人作樂以應天，作禮以配地。禮樂明備，天地官矣。

天尊地卑，君臣定矣；高卑已陳，貴賤位矣；動靜有常，小大殊矣；方以類聚，物以羣分，則性命不同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如此，則禮者，天地之別也。地氣上躋，天氣下降，陰陽相摩，天地相蕩，鼓之以雷霆，奮之以風雨，動之以四時，煖之以日月，而百物化興焉；如此，則樂者，天地之和也。

化不時，則不生；男女無別，則亂；登此天地之情也。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，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，窮高極遠而測深厚，樂著太始，而禮居成物。著不息者天也；著不動者地也。一動一靜者，天地之間也。故聖人曰：『禮云樂云。』

樂施

昔者舜作五絃之琴，以歌『南風』，夔始作樂，以賞諸侯。故天子之爲樂也，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；德盛而教尊，五穀時孰，然後賞之以樂。故其治民勞者，其舞行級遠；其治民佚者，其舞行級短。故觀其舞而知其德；聞其謚而知其行。大章，章之也；咸池，備也；韶，繼也；夏，大也；殷，周之樂盡也。

天地之道：寒暑不時則疾，風雨不節則饑。教者，民之寒暑也；教不時，則傷世事者，民之風雨也；事不節，則無功。然則先王之爲樂也，以法治也；善，則行象德矣。夫豢豕爲酒，非以爲禍也；而獄訟益煩，則酒之流生禍也。是故先王因爲酒禮，一獻之禮，賓主百拜，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；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。故酒食者，所以合歡也。

樂者，所以象德也；禮者，所以閉淫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，必有禮以哀之；有大福，必有禮以樂之。哀樂之分，皆以禮終。

樂也者，施也；禮也者，報也。樂，樂其所自生；而禮，反其所自始。樂章德，禮報情，反始也。所謂大路者，天子之輿也；龍旂九旒，天子之旌也；青黑緣者，天子之葆龜也；從之以牛羊之羣，則所以贈諸侯也。

樂也者，情之不可變者也；禮也者，理之不可易者也。樂統同，禮別異；禮樂之說，貫乎人情矣。窮本知變，樂之情也；著誠去僞，禮之經也。禮樂順天地之誠，達

樂象

樂情

神明之德，降興上下之神，而凝是精粗之體，領父子君臣之節。

是故大人舉禮樂，則天地將爲昭焉。天地欣合，陰陽相得，煦嫗覆育萬物，然後草木茂，區萌達，羽翮奮，角觝生，蟄蟲昭蘇，羽者嫗伏，毛者孕鬻，胎生者不殞，而卵生者不殞，則樂之道歸焉耳。

樂者，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，樂之末節也，故童者舞之，布筵席，陳樽俎，列籩豆，以升降爲禮者，禮之末節也，故有司掌之。樂師辨乎聲詩，故北面而弦；宗祝辨乎宗廟之禮，故後尸；商祝辨乎喪禮，故後主人。是故德成而上，藝成而下行，成而先，事成而後；是故先王有上有下，有先有後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。

樂施

樂者，聖人之所樂也，而可以善民心；其感人深，其風移俗易，故先王著其教焉。

樂言

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，而無哀樂喜怒之常；應感起物而動，然後心術形焉。

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；擘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；粗厲猛起奮未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；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；寬裕肉好順成和動

之音作而民慈愛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。

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數，制之禮義，合生氣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陽而不散，陰而不密，剛氣不怒，柔氣不懾，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，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。然後立之學等，廣其節奏，省其文采，以繩德厚也；類小大之稱，比終始之序，以象事行，使親疎貴賤，長幼男女之理，皆形見於樂，故曰：『樂觀其深矣！』

土敝則草木不長；水煩則魚鼈不大；氣衰則生物不育；世亂則禮廢而樂淫；是故其聲哀而不莊，樂而不安，慢易以犯節，流湎以忘本，廣則容姦，狹則思欲，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；是以君子賤之也。

樂象

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，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。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，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。倡和有應，回邪曲直各歸其分，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。

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比類以成其行；姦聲亂色不流，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，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，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。

●『流』，金陵本作『留』。

然後發以聲音，文以琴瑟，動以干戚，飾以羽旄，從以簫管，奮至德之光，動四氣之和，以著萬物之理。是故清明象天，廣大象地，終始象四時，周旋象風雨，五色成文而不亂，八風從律而不姦，百度得數而有常，小大相成，終始相生，倡和清濁，代相爲經。故樂行而倫清，耳目聰明，血氣和平，移風易俗，天下皆寧。故曰：『樂者，樂也。』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。以道制欲，則樂而不亂；以欲忘道，則惑而不樂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廣樂以成其教，樂行而民鄉方，可以觀德矣。

德者，性之端也；樂者，德之華也；金石絲竹，樂之器也。詩，言其志也；歌，詠其聲也；舞，動其容也；三者本乎心，然後樂氣從之。是故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，唯樂不可以爲僞。

樂者，心之動也；聲者，樂之象也；文，采節奏，聲之飾也。君子動其本，樂其象，然後治其飾。是故先鼓以警戒，三步以見方，再始以著往，復亂以飾歸，奮疾而不拔也。●極幽而不隱，獨樂其志，不厭其道，備舉其道，不私其欲，是以情見而義立，樂終而德尊，君子以好善，小人以息過，故曰：『生民之道，樂爲大焉！』

●『也』字衍文。

樂化

君子曰：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！致樂以治心，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；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，樂則安，安則久，久則天，天則神；天則不言而信，神則不怒而威。致樂以治心者也；致禮以治躬者也。治躬則莊敬，莊敬則嚴威。心中斯須不和不樂，而鄙詐之心入之矣；外貌斯須不莊不敬，而慢易之心入之矣。故樂也者，動於內者也；禮也者，動於外者也。樂極和，禮極順；內和而外順，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；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。德輝動乎內，而民莫不承聽；理發乎外，而民莫不承順。故曰：『知禮樂之道，舉而錯之天下，無難矣！』

樂也者，動於內者也；禮也者，動於外者也。故禮主其謙，樂主其盈。禮謙而進，以進爲文；樂盈而反，以反爲文。禮謙而不進，則銷；樂盈而不反，則放。故禮有報，而樂有反。禮得其報則樂，樂得其反則安。禮之報，樂之反，其義一也。

夫樂者，樂也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樂必發諸聲音，形於動靜，人道也；聲音動靜，性術之變，盡於此矣。故人不能無樂，樂不能無形，形而不爲道，不能無亂。先王惡其亂，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，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，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；使

其曲直繁省，廉肉節奏，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。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

是故樂在宗廟之中，君臣上下同聽之，則莫不和敬；在族長鄉里之中，長幼同聽之，則莫不和順；在閨門之內，父子兄弟同聽之，則莫不和親。故樂者，審一以定和，比物以飾節，節奏合以成文，所以合和父子君臣，附親萬民也。是先王立樂之方也。

故聽其雅頌之聲，志意得廣焉；執其干戚，習其俯仰詘信，容貌得莊焉；行其綴兆，要其節奏，行列得正焉，進退得齊焉。故樂者，天地之齊，中和之紀，人情之所不能免也。

夫樂者，先王之所以飾喜也；軍旅鈇鉞者，先王之所以飾怒也。故先王之喜怒，皆得其齊矣。喜則天下和之，怒則暴亂者畏之。先王之道禮樂，可謂盛矣！

魏文侯問樂

魏文侯問於子夏曰：『吾端冕而聽古樂，則唯恐臥；聽鄭衛之音，則不知倦。敢問古樂之如彼，何也？新樂之如此，何也？』子夏答曰：『今夫古樂，進旅而退旅，



和正以廣，弦、匏、笙、簧合守拊鼓，始奏以文，止亂以武，治亂以相，訊疾以雅。君子於是語，於是道古，修身及家，平均天下。此古樂之發也。今夫新樂，進俯退俯，姦聲以淫，溺而不止，及優侏儒，擾雜子女，不知父子，樂終不可以語，不可以道古。此新樂之發也。今君之所問者，樂也，所好者，音也。夫樂之與音，相近而不同。」文侯曰：「敢問如何？」子夏答曰：「夫古者，天地順而四時當，民有德而五穀昌，疾疢不作而無祲祥，此之謂大當。然後聖人作爲父子，君臣以爲之紀綱，紀綱既正，天下大定；天下大定，然後正六律，和五聲，弦歌詩頌，此之謂德音；德音之謂樂。」詩曰：「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，克明克類，克長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順克俾。俾於文王，其德靡悔；既受帝祉，施于孫子。」此之謂也。今君之所好者，其溺音歟？」文侯曰：「敢問溺音者，何從出也？」子夏答曰：「鄭音好濫淫志；宋音燕女溺志；衛音趣數煩志；齊音驚辟驕志；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，是以祭祀不用也。」詩曰：「肅雍和鳴，先祖是聽。」夫肅，肅敬也；雍，雍和也。夫敬以和，何事不行？爲人君者，謹其所好惡而已矣。君好之，則臣爲之上行之，則民從之。」詩曰：「誘民孔易。」此

●『疢』，金陵本作『疾』。

之謂也。然後聖人作爲鞀、鼓、控、楬、壎、篪，此六者，德音之音也。然後鍾、磬、竽、瑟以和之，干、戚、旄、狄以舞之。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；所以獻醜醜酢也；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；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。鍾聲鏗，鏗以立號，號以立橫，橫以立武；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。石聲磳，磳以立別，別以致死；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。絲聲哀，哀以立廉，廉以立志；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。竹聲濫，濫以立會，會以聚衆；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。鼓聲之聲，謹以立動，動以進衆；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。君子之聽音，非聽其鏗鎗而已也，彼亦有所合之也。」

賓牟賈問樂

賓牟賈侍坐於孔子，孔子與之言及樂，曰：「夫武之備戒之已久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病不得其衆也。」「永嘆之，淫液之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恐不逮事也。」「發揚蹈厲之已蚤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及時事也。」「武坐致右憲，左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非武坐也。」「聲淫及滴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非武音也。」子曰：「若非武音，則何音也？」答曰：「有司失其傳也。如非有司失其傳，則武王之志荒矣！」

子曰：『唯丘之聞諸襄弘，亦若吾子之言是也。』賓牟賈起，免席而請曰：『夫武之備戒之已久，則既聞命矣，敢問遲之，遲而又久，何也？』子曰：『居，吾語汝！夫樂者，象成者也。總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也；發揚蹈厲，太公之志也；武亂皆坐，周召之治也。且夫武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國是疆，五成而分陝，——周公左，召公右，——六成復綴，以崇天子，夾振之而四伐，盛振威於中國也。分夾而進，事蚤濟也。久立於綴，以待諸侯之至也。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？武王克殷反商，未及下車，而封黃帝之後於薊，封帝堯之後於祝，封帝舜之後於陳；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，封殷之後於宋；封王子比干之墓，釋箕子之囚使之行，商容而復其位。庶民弛政，庶民倍祿。濟河而西，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；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；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；倒載干戈，苞之以虎皮；將率之士，使爲諸侯，名之曰建橐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。散軍而郊射，——左射狸首，右射騶虞，——而貫革之射息也；裨冕搢笏，而虎賁之士稅劍也；祀乎明堂，而民知孝；朝覲，然後諸侯知所以臣；耕籍，然後諸侯知所以敬；五者天下之大教

●『民』，金陵本作『士』。

也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，天子袒而割牲，執醬而饋，執爵而醕，冕而總干，所以教諸侯之悌也。若此，則周道四達，禮樂交通，則夫武之遲久，不亦宜乎？」

子貢問樂

子貢見師乙而問焉，曰：「賜聞聲歌各有宜也；如賜者，宜何歌也？」師乙曰：「乙，賤工也，何足以問所宜！請誦其所聞，而吾子自執焉。寬而靜，柔而正者，宜歌頌；廣大而靜，疏達而信者，宜歌大雅；恭儉而好禮者，宜歌小雅；正直清廉而謙者，宜歌風；肆直而慈愛者，宜歌商；溫良而能斷者，宜歌齊。夫歌者，直己而陳德，動己而天地應焉，四時和焉，星辰理焉，萬物育焉。故商者，五帝之遺聲也，商人志之，故謂之「商」；齊者，三代之遺聲也，齊人志之，故謂之「齊」。明乎商之詩者，臨事而屢斷；明乎齊之詩者，見利而讓也。臨事而屢斷，勇也；見利而讓，義也；有勇有義，非歌孰能保此？故歌者，上如抗，下如隊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，居中矩，句中鉤，累累乎殷如貫珠。故歌之爲言也，長言之也。說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長言之；長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；嗟嘆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」——子貢問樂。

凡音由於人心，天之與人有以相通，如景之象形，響之應聲。故爲善者，天報之以福；爲惡者，天與之以殃，其自然者也。

故舜彈五弦之琴，歌南風之詩，而天下治；紂爲朝歌北鄙之音，身死國亡。舜之道何弘也？紂之道何隘也？夫南風之詩者，生長之音也；舜樂好之，樂與天地同意，得萬國之驩心，故天下治也。夫朝歌者，不時也；北者，敗也；鄙者，陋也；紂樂好之，與萬國殊心，諸侯不附，百姓不親，天下畔之，故身死國亡。

而衛靈公之時，將之晉，至於濮水之上舍。夜半時，聞鼓琴聲，問左右，皆對曰：『不聞。』乃召師涓曰：『吾聞鼓琴音，問左右，皆不聞。其狀似鬼神，爲我聽而寫之。』師涓曰：『諾。』因端坐援琴，聽而寫之。明日，曰：『臣得之矣，然未習也，請宿習之。』靈公曰：『可。』因復宿。明日，報曰：『習矣。』即去之晉，見晉平公，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。酒酣，靈公曰：『今者來，聞新聲，請奏之。』平公曰：『可。』即令師涓坐師曠旁，援琴鼓之。未終，師曠撫而止之，曰：『此亡國之聲也，不可聽。』平公曰：『何道出？』師曠曰：『師延所作也。——與紂爲靡靡之樂，武王伐紂，師延東走，自投濮水之中，故聞此聲，必於濮水之上。——先聞此聲

者國削。』平公曰：『寡人所好者音也，願遂聞之！』師涓鼓而終之。平公曰：『音無此最悲乎？』師曠曰：『有。』平公曰：『可得聞乎？』師曠曰：『君德義薄，不可以聽之！』平公曰：『寡人所好者音也，願聞之！』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；再奏之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。平公大喜，起而爲師曠壽。反坐，問曰：『音無此最悲乎？』師曠曰：『有。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；今君德義薄，不足以聽之；聽之將敗！』平公曰：『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也；願遂聞之！』師曠不得已，援琴而鼓之。一奏之，有白雲從西北起；再奏之，大風至而雨隨之，飛廊瓦，左右皆奔走。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屋之間。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。聽者，或吉或凶。夫樂不可妄興也！

太史公曰：夫上古明王舉樂者，非以娛心自樂，快意恣欲，將欲爲治也。正教者，皆始於音；音正而行正。故音樂者，所以動盪血脉，通流精神，而和正心也。故宮動脾，而和正聖；商動肺，而和正義；角動肝，而和正仁；徵動心，而和正禮；羽動腎，而和正智；故樂所以內輔正心，而外異貴賤也；上以事宗廟，下以變化黎庶也。琴長

八尺一寸，正度也；弦大者爲宮，而居中央，君也；商張右傍，其餘大小相次，不失其次序，則君臣之位正矣。故聞宮音，使人溫舒而廣大；聞商音，使人方正而好義；聞角音，使人惻隱而愛人；聞徵音，使人樂善而好施；聞羽音，使人整齊而好禮。夫禮由外入，樂自內出。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，須臾離禮，則暴慢之行窮外；不可須臾離樂，須臾離樂，則姦邪之行窮內。故樂音者，君子之所養義也。故古者，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；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；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。夫淫佚生於無禮，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，目視威儀之禮，足行恭敬之容，口言仁義之道。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。

# 律書

——史記二五，書三——

提綱

王者制事立法，物度軌則，壹稟於六律；六律為萬事根本焉。

其於兵械尤所重，故云：『望敵知吉凶，聞聲效勝負。』百王不易之道也。

武王伐紂，吹律聽聲，推孟春以至於季冬，殺氣相并，而音尚宮。同聲相從，物之自然，何足怪哉？

兵者，聖人所以討彊暴，平亂世，夷險阻，救危殆。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，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？喜則愛心生，怒則毒螫加，情性之理也。

昔黃帝有涿鹿之戰，以定火災；顓頊有共工之陳，以平水害；成湯有南巢之伐，以殄夏亂；遞興遞廢，勝者用事，所受於天也。

自是之後，名士迭興，晉用咎犯，而齊用王子；吳用孫武，申明軍約，賞罰必信，卒伯諸侯，

歷代用兵

律

書

（史記二五，書三）

一



兼列邦土，雖不及三代之誥誓，然身寵君尊，當世顯揚，可不謂榮焉？豈與世儒闇於大較，不權輕重，猥云德化，不當用兵；大至窘辱失守，小乃侵犯削弱，遂執不移等哉？故教答不可廢於家，刑罰不可捐於國，誅罰不可偃于天下，用之有巧拙，行之有逆順耳。

夏桀殷紂，手搏豺狼，足追四馬，勇非微也；百戰克勝，諸侯懾服，權非輕也；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，連兵於邊陲，力非弱也；結怨匈奴，結禍於越，勢非寡也；及其威盡勢極，閭巷之人為敵國，咎生窮武之不知足，甘得之心不息也。

高祖有天下，三邊外畔，大國之王雖稱蕃輔，臣節未盡。會高祖厭苦軍事，亦有蕭張之謀，故偃武一休息，羈縻不備。

歷至孝文即位，將軍陳武等議曰：『南越、朝鮮，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，後且擁兵阻隄，選蠕觀望。高祖時天下新定，人民小安，未可復興兵。今陛下仁惠撫百姓，恩澤加海內，宜及士民樂用，征討逆黨，以一封疆。』孝文曰：『朕能任衣冠，念不到此；會呂氏之亂，功臣宗室共不羞恥，誤居正位，常戰戰慄慄，恐事之不終。且兵凶器，雖克所願，動亦耗病，謂百姓遠方何？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，故不以為意；朕豈自謂能？今匈奴內侵，軍吏無功，

●『窘』，金陵本作『君』。

邊民父子荷兵日久，朕常為動心傷痛，無日忘之。今未能銷距，願且堅邊設候，結和通使，休寧北陲，為功多矣。且無議軍！故百姓無內外之繇，得息肩於田畝，天下殷富，粟至十餘錢，鳴鷄吠狗，煙火萬里，可謂和樂者乎？

太史公曰：文帝時，會天下新去湯火，人民樂業，因其欲然，能不擾亂，故百姓遂安。自年六七十翁，亦未嘗至市井，游敖嬉戲如小兒狀；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！

書曰：『七正二十八舍。律歷，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，天所以成熟萬物也。舍者，日月所舍。舍者，舒氣也。』

不周風

不周風居西北，主殺生；東壁居不周風東，主辟生氣而東之。至於營室（營室者，主營胎陽氣而產之），東至于危（危，墜也；言陽氣之危墜，故曰危），十月也，律中應鐘（應鐘者，陽氣之應，不用事也）；其於十二子為亥（亥者，該也，言陽氣藏於下，故該也）。

廣莫風

廣莫風居北方（廣莫者，言陽氣在下，陰莫陽廣大也，故曰廣莫），東至於虛（虛者，能實能虛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，一陽上舒，故曰虛），東至于須女（言萬物變動其所，陰陽氣未相離，尚相如胥也，故曰須女），十一月也，律中黃鐘（黃鐘者，

陽氣踵黃泉而出也；其於十二子爲子（子者，滋也；滋者，言萬物滋於下也）；其於十母爲壬癸（王之爲言，任也，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；癸之爲言，揆也，言萬物可揆度，故曰癸）東至牽牛（牽牛者，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；牛者，冒也，言地雖凍，能冒而生也；牛者，耕植種萬物也）；東至於建星（建星者，建諸生也）；十二月，●律中大呂（大呂者……）其於十二子爲丑（丑者，紐也，言陽氣在上未降，萬物厄紐未敢出）。

條風

條風居東北，主出萬物（條之言，條治萬物而出之，故曰條風）；南至於箕（箕者，言萬物根棋，故曰箕）；正月也，律中泰簇（泰簇者，言萬物簇生也，故曰泰簇）；其於十二子爲寅（寅言萬物始生蟻然也，故曰寅）；南至於尾（言萬物始生如尾也）；南至於心（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）；南至於房（房者，言萬物門戶也，至于門則出矣）。

明庶風

明庶風居東方（明庶者，明衆物盡出也）；二月也，律中夾鐘（夾鐘者，言陰陽相夾厠也）；其於十二子爲卯（卯之爲言，茂也；言萬物茂也）；其於十母爲甲乙（甲者，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；乙者，言萬物生軋軋也）；南至于氐（氐者，言萬物皆至也）；南至於亢（亢者，言萬物亢見也）；南至於角（角者，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）；三月也，律中姑

●金陵本『月』下有『也』字。

清明風

洗（姑洗者，言萬物洗生；）其於十二子爲辰（辰者，言萬物之娠也。）

清明風居東南維，主風吹萬物而西之。……軫（軫者，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，）西至於

翼（翼者，言萬物皆有羽翼也，）四月也，律中仲呂（仲呂者，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，）其

於十二子爲巳（巳者，言陽氣之已盡也，）西至于七星（七星者，陽數成於七，故曰七星，）

西至于張（張者，言萬物皆張也，）西至于注（注者，言萬物之始衰，陽氣下注，故曰注，）

五月也，律中蕤賓（蕤賓者，言陰氣幼少，故曰蕤；痿陽不用事，故曰賓，）

景風

景風居南方（景者，言陽氣道竟，故曰景風，）其於十二子爲午（午者，陰陽交，故曰

午；）其於十母爲丙丁（丙者，言陽道著明，故曰丙；丁者，言萬物之丁壯也，故曰丁，）西至

于弧（弧者，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，）西至于狼（狼者，言萬物可度，量斷萬物，故曰狼，）

涼風

涼風居西南維，主地（地者，沈奪萬物氣也，）六月也，律中林鐘（林鐘者，言萬物就

死，氣林林然，）其於十二子爲未（未者，言萬物皆成，有滋味也，）北至於罰（罰者，言

萬物氣奪可伐也，）北至于參（參言萬物可參也，故曰參，）七月也，律中夷則（夷則，言

陰氣之賊萬物也，）其於十二子爲申（申者，言陰用事，申賊萬物，故曰申，）北至于濁，

（濁者，觸也，言萬物皆觸死也，故曰濁，）北至于留（留者，言陽氣之稽留也，故曰留，）八

月也，律中南呂（南呂者，言陽氣之旅入藏也；）其於十二子爲酉（酉者，萬物之老也，故曰酉。）

閭闔風

閭闔風居西方（閭者，倡也；闔者，藏也；言陽氣道萬物，闔黃泉也；）其於十母爲庚辛（庚者，言陰氣庚萬物，故曰庚；辛者，言萬物之辛生，故曰辛。）北至于胃（胃者，言陽氣就藏，皆胃胃也；）北至于婁（婁者，呼萬物且內之也；）北至于奎（奎者，主毒螫殺萬物也，奎而藏之；）九月也，律中無射（無射者，陰氣盛用事，陽氣無餘也，故曰無射；）其於十二子爲戌（戌者，言萬物盡滅，故曰戌。）

律數：

九九八十一以爲宮。

三分去一，五十四以爲徵。

三分益一，七十二以爲商。

三分去一，四十八以爲羽。

三分益一，六十四以爲角。

黃鐘，長八寸七分一宮。

大呂，長七寸五分三分一。

大簇者，●長七寸七分二角。

夾鐘，長六寸一分三分一。

姑洗，長六寸七分四羽。

仲呂，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。

蕤賓，長五寸六分三分一。

林鐘，長五寸七分四角。

夷則，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。

南呂，長四寸七分八徵。

無射，長四寸四分三分二。

應鐘，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。

生鐘分：

●『大』，應作『太』；金陵本無『者』字。

律書

(史記二五，書三)

七

子一分。丑三分二。寅九分八。卯二十七分十六。辰八十一分六十四。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。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。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。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。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。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。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。

生萬●鐘：

術曰：以下生者，倍其實，三其法；以上生者，四其實，三其法。上九，商八，羽七，角六，宮五，徵九。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。實如法，得長一寸。凡得九寸，命曰『黃鐘之宮。』

故曰：音始於宮，窮於角；數始於一，終於十，成於三；氣始於冬，周而復生；神生於無形，成於有，形然後數，形而成聲。故曰：神使氣，氣就形，形：理。如類有可類，或未形而未類，或同形而同類，類而可班，類而可識。聖人知天地識●之別，故從有以至，未有以得，細若氣，微若聲。然聖人因神而存之，雖妙必効，情核其華，道者●明矣。非其●聖心以乘聰

●『萬』，應作『黃』。 ●『識』字衍文。

●『者』，應作『著』。 ●『其』，應作『有』。

明，孰能在①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？神者，物受之而不能知及②其去來，故聖人畏而欲存之。唯欲存之，神之亦存；其欲存之者，故莫貴焉。

太史公曰：故旋璣玉衡，以齊七政，即天地二十八宿，十母，十二子，鐘律調。自上古建律，運歷，造日度，可據而度也。合符節，通道德，即從斯之謂也。

①『在』，金陵本作『存』。

②『及』字衍文。



律

書

(史記二五，書三)

一〇

# 歷書

——史記二六，書四——

歷原

昔自在古，歷建正作於孟春。於時冰泮發蟄，百草奮興，秭鳩先淖。物廼歲具生於東，次順四時，卒于冬分。時雞三號，卒明。撫十二節，卒于丑。日月成，故明也。明者，孟也；幽者，幼也。幽明者，雌雄也。雌雄代興，而順至正之統也。日歸于西，起明於東；月歸於東，起明于西。正不率天，又不由人，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。

沿革

王者易姓受命，必慎始初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推本天元，順承厥意。太史公曰：●神農以前尚矣！蓋黃帝考定星歷，建立五行，起消息，正閏餘，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，是謂五官。各司其序，不相亂也。民是以能有信，神是以能有明德。民神異業，敬而不瀆，故神降之嘉生，民以物享，災禍不生，所求不匱。

●『太史公曰』四字似應在『王者易姓受命』之上。

少皞氏之衰也，九黎亂德，民神雜擾，不可放物，禍菑荐至，莫盡其氣。

顓頊受之，乃命南正司天以屬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，使復舊常，無相侵瀆。其

後三苗服九黎之德，故二官咸廢所職，而閏餘乖次，孟陬殄滅，攝提無紀，歷數失序。

堯復遂重黎之後，不忘舊者，使復典之，而立羲和之官。明時正度，則陰陽調，風雨節，

茂氣至，民無天疫。年者禪舜，申戒文祖云：『天之歷數在爾躬！』舜亦以命禹。由是

觀之，王者所重也。

夏正以正月，殷正以十二月，周正以十一月。蓋三王之正，若循環，窮則反本。天下

有道，則不失紀序；無道，則正朔不行於諸侯。

幽厲之後，周室微，陪臣執政，史不記時，君不告朔，故疇人子弟分散，或在諸夏，或在夷

狄，是以其禡祥廢而不統。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，而春秋非之。

先王之正時也，履端於始，舉正於中，歸邪於終。履端於始，序則不愆；舉正於中，民則

不惑；歸邪於終，事則不悖。

其後戰國並爭，在於疆國，禽敵救急，解紛而已，豈遑念斯哉！是時獨有鄒衍，明於五

德之傳，而散消息之分，以顯諸侯。而亦因秦滅六國，兵戎極煩，又升至尊之日淺，未暇遑

也。而亦頗推五勝，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，更名河曰『德水』，而正以十月，色上黑。然歷度閏餘，未能睹其真也。

漢興，高祖曰，『北時待我而起』，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。雖明習歷及張蒼等，咸以為然。是時天下初定，方綱紀大基，高后女主，皆未遑，故襲秦正朔服色。

至孝文時，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，言漢得土德，宜更元，改正朔，易服色。當有瑞，瑞黃龍見。事下丞相張蒼（張蒼亦學律歷），以為非是，罷之。其後黃龍見成紀，張蒼自黜，所欲論著不成。而新垣平以望氣見，頗言正歷服色事。貴幸後作亂，故孝文帝廢不復問。

至今上即位，招致方士唐都，分其天部；而巴落下閎運筭轉歷，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。乃改元，更官號，封泰山。因詔御史曰，『乃者，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，廣延宣問，以理星度，未能詹也。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，名察度驗，定清濁，起五部，建氣物分數。然蓋尚矣！書缺樂弛，朕甚閔焉！朕唯未能循明也，紬績日分，率應水德之勝。今日順夏至，黃鐘為宮，林鐘為徵，太簇為商，南呂為羽，姑洗為角。自是以後，氣復正，羽聲復清，名復

●『循』，應作『脩』。

正變，●以至於子日當冬至，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。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，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。年名「焉逢攝提格」月名「畢聚」日得甲子；夜半朔旦冬至。」

歷術甲子篇

歷術甲子篇

武帝

太初元年，歲名『焉逢攝提格』月名『畢聚』日得甲子；夜半朔旦冬至；正北；

十二：

無大餘，

無小餘；

無大餘，

無小餘。

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四，

小餘三百四十八；

大餘五，

小餘八。

端蒙單闕二年，

●『變』字衍文。

閏十三：

大餘四十八，

小餘六百九十六；

大餘十，

小餘十六。

游兆執徐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二，

小餘六百三；

大餘十五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彊梧大荒落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七，

小餘十一；

大餘二十一，

無小餘。

徒維敦牂天漢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一，

小餘三百五十九；

歷

書

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五

大餘二十六，

小餘八。

祝犁協洽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二十五，

小餘二百六十六；

大餘三十一，

小餘十六。

商橫涿灘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九，

小餘六百一十四；

大餘三十六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昭陽作噩四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十四，

小餘二十二；

大餘四十二，

無小餘。

橫艾淹茂太始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七，  
小餘八百六十九；

大餘四十七，  
小餘八。

尙章大淵獻二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三十二，  
小餘二百七十七；

大餘五十二，  
小餘一十六。

焉逢困敦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六，  
小餘一百八十四；

大餘五十七，  
小餘二十四。

端蒙赤奮若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，  
小餘五百三十二；

歷書 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

大餘三，

無小餘。

游兆攝提格征和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四十四，

小餘八百八十；

大餘八，

小餘八。

彊梧單闕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八，

小餘七百八十七；

大餘十三，

小餘十六。

徒維執徐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，

小餘一百九十五；

大餘十八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祝犁大芒●落四年，

●『芒』，應作『荒』。

閏十三：

大餘五十七，  
小餘五百四十三；

大餘二十四，  
無小餘。

商橫敦牂後元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二十一，  
小餘四百五十；

大餘二十九，  
小餘八。

昭陽汁洽二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十五，  
小餘七百九十八；

大餘三十四，  
小餘十六。

昭帝  
橫艾涇灘始元元年，正西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九，  
小餘七百五；

大餘三十九，  
小餘二十四。

歷

書

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九

尙章作噩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四，

小餘一百一十三；

大餘四十五，

無小餘。

焉逢淹茂三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二十八，

小餘四百六十一；

大餘五十，

小餘八。

端蒙困敦●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二，

小餘三百六十八；

大餘五十五，

小餘十六。

游兆困敦五年，

●『困敦』，應作『大淵獻』。

十二：

大餘四十六，

小餘七百一十六；

無大餘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疆梧赤奮若六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四十二，

小餘一百二十四；

大餘六，

無小餘。

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，

小餘三十一；

大餘十一，

小餘八。

祝犁單闕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九，

小餘三百七十九；

歷

書

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一一

大餘十六，

小餘十六。

商橫執徐三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五十三，

小餘七百二十七；

大餘二十一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昭陽大荒落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七，

小餘六百三十四；

大餘二十七，

無小餘。

橫艾敦牂五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十二，

小餘四十二；

大餘三十二，

小餘八。

尙章汁洽六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五，

小餘八百八十九；

大餘三十七，

小餘十六。

焉逢涒灘元平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，

小餘二百九十七；

大餘四十二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端蒙作噩本始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二十四，

小餘六百四十五；

大餘四十八，

無小餘。

游兆闍茂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四十八，

小餘五百五十二；

宣帝

歷

書

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一三

大餘五十三，

小餘八。

疆梧大淵獻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四十二，

小餘九百；

大餘五十八，

小餘十六。

徒維困敦四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三十七，

小餘三百八；

大餘三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祝犁赤奮若地節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一，

小餘二百一十五；

大餘九，

無小餘。

商橫攝提格二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五十五，

小餘五百六十三；

大餘十四，

小餘八。

昭陽單闕三年，正南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九，

小餘四百七十；

大餘十九，

小餘十六。

橫艾執徐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三，

小餘八百一十八；

大餘二十四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尙章大荒落元康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八，

小餘二百二十六；



大餘三十，

無小餘。

焉逢敦牂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二，

小餘一百三十三；

大餘三十五，

小餘八。

端蒙協洽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二十六，

小餘四百八十一；

大餘四十，

小餘十六。

游兆涿灘四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二十，

小餘八百二十九；

大餘四十五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彊梧作噩神雀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四十四，  
小餘七百三十六；

大餘五十一，  
無小餘。

徒維淹茂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九，  
小餘一百四十四；

大餘五十六，  
小餘八。

祝犁大淵獻三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三十三，  
小餘四百九十二；

大餘一，  
小餘十六。

商橫困敦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七，  
小餘三百九十九；

歷

書

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一七

大餘六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五十一，

小餘七百四十七；

大餘十二，

無小餘。

橫艾攝提格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五，

小餘六百五十四；

大餘十七，

小餘八。

尙章單闕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，

小餘六十二；

大餘二十二，

小餘十六。

焉逢執徐四年，

閏十三:

大餘四,

小餘四百一十;

大餘二十七,

小餘二十。●

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,

十二;

大餘二十八,

小餘三百一十七;

大餘三十三,

無小餘。

游兆敦牂二年,

十二:

大餘二十二,

小餘六百六十五;

大餘三十八,

小餘八。

彊梧協洽三年,

閏十三:

●『二十』下應有『四』字。

大餘十七，

小餘七十三；

大餘四十三，

小餘十六。

徒維涪灘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四十，

小餘九百二十；

大餘四十八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祝犁作噩黃龍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三十五，

小餘三百二十八；

大餘五十四，

無小餘。

商橫淹茂初元元年，正東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九，

小餘二百三十五；

大餘五十九，

小餘八。

元帝

昭陽大淵獻二年，

十二：●

大餘五十三，

小餘五百八十三；

大餘四，

小餘十六。

橫艾困敦三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四十七，

小餘九百三十一；

大餘九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尙章赤奮若四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一，

小餘八百三十八；

大餘十五，

無小餘。

焉逢攝提格五年，

●原脫『十二』二字，今據金陵本補。

十二：

大餘六，

小餘二百四十六；

大餘二十，

小餘八。

端蒙單闕永光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無大餘，

小餘五百九十四；

大餘二十五，

小餘十六。

游兆執徐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二十四，

小餘五百一；

大餘三十，

小餘二十四。

疆梧大荒落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十八，

小餘八百四十九；

大餘三十六，無小餘。

徒維敦牂四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十三，小餘二百五十七；

大餘四十一，小餘八。

祝犁協洽五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三十七，小餘一百六十四；

大餘三●十六，小餘十六。

商橫涖灘建昭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三十一，小餘五百二十二；

大餘五十一，小餘二十四。

●『三』，應作『四』。



昭陽作噩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五十五，

小餘四百一十九；

大餘五十七，

無小餘。

橫艾闌茂三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四十九，

小餘七百六十七；

大餘二，

小餘八。

尙章大淵獻四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四十四，

小餘一百七十五；

大餘七，

小餘十六。

焉逢困敦五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八，  
小餘八十二；

大餘十二，  
小餘二十四。

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二，  
小餘四百三十；

大餘十八，  
無小餘。

成帝

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五十六，  
小餘七百七十八；

大餘二十二，  
小餘八。

彊梧單闕二年，

十二：

大餘二十，  
小餘六百八十五；

●『二』，應作『三』。

歷

書

(史記二六，書四)

二五

大餘二十八，小餘十六。

徒維執徐三年，

閏十三：

大餘十五，小餘九十三；

大餘三十三，小餘二十四。

祝犂大荒落四年。

右歷書：大餘者，日也；小餘者，月也。端旃●蒙者，年名也。支丑，名赤奮若；寅，名攝

提格。干丙，名游兆。正北，正西，正南，正東。

●「旃」字衍文。

# 天官書

——史記二七，書五——

中宮天極  
太一三公

紫宮

陰德

天槍天棓  
閣道

北斗

文昌

中宮。天極星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旁三星三公，或曰『子屬』。後句四星：末大星正妃，餘三星，後宮之屬也。

環之匡衛十二星，藩臣，皆曰紫宮。

前列直斗口三星，隨北端兌，若見若不，曰陰德，或曰天一。

紫宮左三星曰天槍；右五星曰天棓；後六星（絕漢抵營室）曰閣道。

北斗七星，所謂『旋璣、玉衡、以齊七政』。杓攜龍角，衡殷南斗，魁枕參首。用昏建

者杓；杓自華以西南。夜半建者衡；衡殷中州河、濟之間。平旦建者魁；魁海岱以東北也。

斗爲帝車，運于中央，臨制四鄉；分陰陽，建四時，均五行，移節度，定諸紀，皆繫於斗。

斗魁戴匡六星，曰文昌宮：一曰上將，二曰次將，三曰貴相，四曰司命，五曰司中，六曰司

祿。

貴人之牢

三能

輔星

矛盾

賤人之牢

東宮

心

房右驂  
轡旗天市  
樓騎官

角

大角攝提

在斗魁中，貴人之牢。

魁下六星，兩兩相比者，名曰三能。三能色齊，君臣利；不齊為乖戾。

輔星明近，輔臣親彊；斥小，疏弱。

杓端有兩星：一內為矛，招搖；一外為盾，天鋒。

有句圓十五星，屬杓，曰賤人之牢。其牢中星實則囚多，虛則開出。

天一，槍，楛，矛，盾，動搖，角，大兵起。

東宮，蒼龍。房，心。

心為明堂，大星，天王；前後星，子屬；不欲直，直則天王失計。

房為府，曰天駟。其陰，右驂。旁有兩星，曰衿；北一星，曰轡；東北曲十二星，曰旗。旗

中四星，曰天市；中六星，曰市樓。市中星眾者實，其虛則耗。房南眾星，曰騎官。

左角李，右角將。

大角者，天王帝廷。其兩旁各有三星，鼎足句之，曰攝提。攝提者，直斗杓所指，以建

時節，故曰『攝提格。』

亢南門

氏

尾

箕

南宮

衡將相執  
帝法諸侯五  
帝坐

郎位將位

少微

權

亢爲疏廟，主疾。其南北兩大星，曰南門。

氏爲天根，主疫。

尾爲九子，曰君臣，斥絕，不和。

箕爲敖客，曰口舌。

火犯守角，則有戰；房、心，王者惡之也。

南宮，朱鳥。權、衡。

衡，太微，三光之廷。匡衛十二星，藩臣。

西將，東相。

南四星，執法。

中，端門；門左右，

掖門。門內六星，諸侯。

其內五星，五帝坐。

後聚一十五星，蔚然，曰郎位；傍一大星，將位也。

月五星順入軌道，司其出，所守，天子所誅也。其逆入若不軌道，以所犯命之，中坐成

形，皆羣下從謀也。金、火尤甚。

廷藩西有隋星五，曰少微，士大夫。

權、軒轅。軒轅，黃龍體。前大星，女主象；旁小星，御者後宮屬。

月五星守犯者，如衡

占。

東井鉞

東井爲水事。其西曲星曰鉞。鉞北，北河；南，南河；兩河，天闕閒爲關梁。

輿鬼

輿鬼，鬼祠事；中白者爲質。

柳

火守南，北河兵起，穀不登，故德成衡，觀成潢，傷成鉞，禍成井，誅成質。

七星

柳爲鳥注，主本草。

張

七星頸爲員官，主急事。

翼

張素爲厨，主觴客。

軫

翼爲羽翻，主遠客。

天庫樓五車

軫爲車，主風。其旁有一小星，曰長沙，星星不欲明，明與四星等。若五星入軫星中，

兵大起。

軫南衆星曰天庫樓，庫有五車。車星角，若益衆及不具，無處車馬。

西宮咸池

西宮，咸池。曰天五潢。

五潢三柱

五潢，五帝車舍。火入，旱；金，兵；水，水。中有三柱，柱不具，兵起。

奎

奎曰封豕，爲溝瀆。

婁

胃 膺積

昂

畢 附耳

天街

參 罰

也。

婁為聚眾。

胃為天倉。其南眾星曰膺積。

昂曰髦頭，胡星也，為白衣會。

畢曰罕車，為邊兵，主弋獵。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。附耳搖動，有讒亂臣在側。

昂畢間為天街，其陰，陰國；陽，陽國。

參為白虎，三星直者，是為衡石。下有三星，兌，曰罰，為斬艾事。其外四星，左右肩膀

也。小三星隅置，曰觜觶，為虎首，主葆旅事。其南有四星曰天廁。廁下一星曰天矢。

觜 觶 天廁  
天矢 天旗

矢黃則吉，青，白，黑，凶。其西有句曲九星，三處羅：一曰天旗，二曰天苑，三曰九游。其東有

狼 弧 南極  
老人

大星曰狼。狼角變色，多盜賊。下有四星曰弧，直狼。狼比地，有大星，曰南極老人。老

人見，治安；不見，兵起。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。

附耳入畢中，兵起。

北宮 虛危

北宮，玄武。虛、危。危為蓋屋；虛為哭泣之事。



羽林天軍  
壘北落

司空

營室離宮  
閣道

天駟王良  
天潢江星

杵臼匏瓜

南斗建星

牽牛河鼓

婺女織女

歲星

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。軍西爲壘，或曰鉞。旁有一大星爲北落。北落若微亡，

軍星動角益希，及五星犯北落，入軍，軍起。火、金、水尤甚。火、軍憂；水，患；木、土，軍吉。

危東六星，兩兩相比，曰司空。

營室爲清廟，曰離宮、閣道。

漢中四星曰天駟。旁一星曰王良。王良策馬，車騎滿野。旁有八星絕漢，曰天潢。

天潢旁，江星。江星動，人涉水。

杵、臼四星在危南。匏瓜有青黑星守之，魚鹽貴。

南斗爲廟。其北，建星。建星者，旗也。

牽牛爲犧牲。其北，河鼓。河鼓大星，上將；左右，左右將。

婺女，其北織女；織女，天女孫也。

察日月之行，以揆歲星順逆，曰『東方木』。主春，日甲乙。義失者，罰出歲星。歲星  
贏，縮，以其舍命國。所在國不可伐，可以罰人。其趨舍而前曰贏，退舍曰縮。贏，其國有兵  
不復；縮，其國有憂，將亡，國傾敗。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，其下之國，可以義致天下。

攝提格歲

以攝提格歲：歲陰左行在寅，歲星右轉居丑。正月，與斗、牽牛晨出東方，名曰「監德」。色蒼蒼有光。其失次有應見柳，歲早水晚旱。

歲星出，東行十二度，百日而止。逆行，逆行八度，百日，復東行。歲行三十度，十六分度之七。率：日行十二分度之一，十二歲而周天。出常東方以晨，入於西方用昏。

單闕歲

單闕歲：歲陰在卯，星居子。以二月與婺女、虛、危晨出，曰「降入」。大有光。其失次有應見張，名曰「降入」。其歲大水。

執徐歲

執徐歲：歲陰在辰，星居亥。以三月居與營室、東壁晨出，曰「青章」。青青甚章。其失次有應見軫，曰「青章」。歲早早晚水。

大荒駱歲

大荒駱歲：歲陰在巳，星居戌。以四月與奎、婁、胃、昂晨出，曰「跽踵」。熊熊赤色，有光。其失次有應見亢。

敦牂歲

敦牂歲：歲陰在午，星居酉。以五月與胃、昂、畢晨出，曰「開明」。炎炎有光，偃兵；唯利公王，不利治兵。其失次有應見房，歲早早晚水。

叶洽歲

叶洽歲：歲陰在未，星居中。以六月與觜、參晨出，曰「長列」。昭昭有光，利行兵。

●「名曰降入」四字衍文。

●「居」字衍文。

●「曰青章」三字衍文。

冊二，頁七一

其失次有應見箕。

涪灘歲

涪灘歲：歲陰在申，星居未。以七月與東井，輿鬼晨出，曰『大音。』昭昭白。其失

次有應見牽牛。

作鄂歲

作鄂歲：歲陰在酉，星居午。以八月與柳，七星，張晨出，曰『爲●長王。』作作有芒，

國其昌，熟穀。其失次有應見危，曰『大章。』●有旱而昌，有女喪，民疾。

闞茂歲

闞茂歲：歲陰在戌，星居巳。以九月與翼，軫晨出，曰『天睢。』白色大明。其失次

有應見東壁，歲水，女喪。

大淵獻歲

大淵獻歲：歲陰在亥，星居辰。以十月與角，亢晨出，曰『大章。』蒼蒼然，星若躍而

陰出，是謂『正平。』起師旅，其率必武。其國有德，將有四海。其失次有應見婁。

困敦歲

困敦歲：歲陰在子，星居卯。以十一月與氐，房，心晨出，曰『天泉。』玄色甚明，江池

其昌。不利起兵。其失次有應在昴。

赤奮若歲

赤奮若歲：歲陰在丑，星居寅。以十二月與尾，箕晨出，曰『天皓。』黧然黑色甚明。

其失次有應見參。

●『爲』字衍文。

●『日大章』三字衍文。

當居不居，居之又左右搖，未當去去之，與他星會，其國凶。所居久，國有德厚。其角動，乍小乍大，若色數變，人主有憂。

其失次舍以下，進而東北，三月生天棓，長四尺，末兌。進而東南，三月生彗星，長二丈，類彗星。退而西北，三月生天攬，長四丈，末兌。退而西南，三月生天槍，長數丈，兩頭兌。謹視其所見之國，不可舉事用兵。

其出如浮如沈，其國有土功。如沈如浮，其野亡。色赤而有角，其所居國昌。迎角

而戰者，不勝。星色赤黃而沈，所居野大穰。色青白而赤灰，所居野有憂。

歲星入月，其野有逐相，與太白鬪，其野有破軍。歲星一曰攝提，曰重華，曰應星，曰紀

星。

營室為清廟，歲星廟也。

熒惑

察剛氣以處熒惑，曰『南方火，』主夏，日丙丁。禮失，罰出熒惑，——熒惑失行是也。出則有兵，入則兵散。以其舍命國。熒惑●熒惑為勃亂，殘賊，疾，喪，饑，兵。反道二舍以

●『星』字衍文。 ●『熒惑』二字衍文。

上居之：三月有殃，五月受兵，七月半亡地，九月太半亡地。因與俱出入，國絕祀。居之，殃還至，雖大當小；久而至，當小反大。其南爲丈夫，北爲女子喪。若角動繞環之，及乍前乍後左右，殃益大。與他星鬪，光相逮爲害；不相逮，不害。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，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。

法，出東行十六舍而止，逆行二舍六旬，復東行。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，伏行五月出東方。其出西方曰『反明』，主命者惡之。東行急，一日行一度半。

其行東西南北，疾也，兵各聚其下。用戰，順之勝；逆之敗。熒惑從太白，軍憂；離之，軍却。出太白陰，有分軍；行其陽，有偏將戰。當其行，太白逮之，破軍殺將。其入守犯太微，

軒轅，營室，主命惡之。

心爲明堂，熒惑廟也。謹候此。

填星

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：曰『中央土』，主季夏，日戊己。黃帝主德，女主象也。一歲填一宿，其所居國吉。未當居而居，若已去而復還，還居之，其國得土；不乃得女。若當居而不居，既已居之，又西東去，其國失土；不乃失女。不可舉事用兵。其居久，其國福厚；易

福薄。

其一名曰地侯，主歲。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，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，二十八歲周天。

其所居，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，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。禮，德，義，殺，刑，盡失，而填星乃為之動搖。

贏，為王不寧；其縮，有軍不復。填星其色黃，九芒。音曰『黃鐘宮。』其失次上二

三宿曰『贏，』有主命不成；不乃大水。失次下二三宿曰『縮，』有后戚，其歲不復；不乃天裂若地動。

斗為文太室，填星廟，天子之星也。

總論五星

木星與土合，為內亂，饑。主勿用戰，敗。水則變謀而更事；火為旱；金為白衣會若水。

金在南曰『牝牡，』年穀熟；金在北，歲偏無。

火與水合為焠；與金合，為鑠，為喪；皆不可舉事用兵，大敗。土為憂，主孽卿；大饑，戰敗，為北軍，軍困，舉事大敗。

地。  
土與水合，穰而擁闕；有覆軍，其國不可舉事。出，亡地；入，得地。金爲疾，爲內兵，亡

三星若合，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，改立公王。四星合，兵喪並起；君子憂，小人流。

五星合，是謂『易行』；有德受慶，改立大人，掩有四方，子孫蕃昌；無德受殃若亡。五星皆大，其事亦大；皆小，事亦小。

蚤出者爲贏；贏者爲客。晚出者爲縮；縮者爲主人。必有天應見於杓星。同舍爲合，相凌爲鬪。七寸以內必之矣。

五星色白圓，爲喪；旱；赤圓則中不平，爲兵；青圓爲憂；水；黑圓爲疾，多死；黃圓則吉。赤角犯我城；黃角地之爭；白角哭泣之聲；青角有兵憂；黑角則水；意行窮兵之所終。五星同色，天下偃兵，百姓寧昌。

春風秋雨，冬寒夏暑，動搖常以此。

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；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。見三百三十日而入；入三十日復出東方。太歲在甲寅，鎮星在東壁，故在營室。

察日行以處位太白，曰『西方秋』司兵。月行及天矢，日庚辛，主殺。殺失者，罰出太白。太白失行，以其舍命國。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。入東方，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；其入西方，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。當出不出，當入不入，是謂『失舍』，不有破軍，必有國君之篡。

其紀上元，以攝提格之歲。與營室晨出東方，至角而入；與營室夕出西方，至角而入；與角晨出入畢，與角夕出入畢；與畢晨出入箕，與畢夕出入箕；與箕晨出入柳，與箕夕出入柳；與柳晨出入營室，與柳夕出入營室。凡出入東西各五，為八歲二百二十日，復與營室晨出東方。其大率歲一周天。

其始出東方，行遲，率日半度，一百二十日，必逆行一二舍。上極而反東行，行日一度半，一百二十日入。其庫近日，曰『明星』，柔高遠日，曰『大囂』，剛。其始出西，行疾，率日一度半，百二十日。上極而行遲，日半度，百二十日，旦入。必逆行一二舍而入。其庫近日，曰『大白』，柔高遠日，曰『大相』，剛。

出以辰戌，入以丑未。當出不出，未當入而入，天下偃兵，兵在外，入；未當出而出，當入

●『月行及天矢』五字衍文。

●『日』下脫『日』字。



而不入，下起兵，有破國。其當期出也，其國昌。

其出東為東，入東為北方；出西為西，入西為南方。所居久，其鄉利；疾，其鄉凶。

出西，逆行至東，正西國吉；出東至西，正東國吉。

其出不經天，經天，天下革政。

小以角動，兵起。始出大，後小，兵弱；出小，後大，兵強。出高，用兵深吉淺凶；庫，淺吉深凶。

日方南，金居其南；日方北，金居其北；曰『贏』。侯王不寧，用兵進吉退凶。日方南，

金居其北；日方北，金居其南；曰『縮』。侯王有憂，用兵退吉進凶。

用兵象太白：太白行疾，疾行；遲，遲行。角，敢戰。動搖躁，躁。圜以靜，靜。順角所指，

吉；反之，皆凶。出則出兵，入則入兵。

赤角有戰；白角有喪；黑圜角，憂有水事；青圜小角，憂有木事；黃圜和角，有土事，有年。

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，入三日乃復盛出，是謂『奕』。其下國有軍敗將北。其

已入三日又復微出，出三日而復盛入，其下國有憂，師有糧食，兵革遺人用之；卒雖衆，將為

人虜。其出西失行，外國敗；其出東失行，中國敗。

其色大圜黃澤，可為好事。其圜大赤，兵盛不戰。太白白，比狼；赤，比心；黃，比參左肩；

蒼，比參右肩；黑，比奎大星。

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，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。居實，有得也；居虛，無得也。

行勝色，色勝位，有位勝無位，有色勝無色，行得盡勝之。

出而留桑榆間，疾其下國。上而疾，未盡其日，過參天，疾其對國。上復下，下復上，有

反將。

其入月，將繆。金、木星合，光，其下戰不合，兵雖起而不鬪，合相毀，野有破軍。

出西方，昏而出陰，陰兵彊；暮食出，小弱；夜半出，中弱；雞鳴出，大弱；是謂陰陷於陽。其

在東方，乘明而出陽，陽兵之彊；雞鳴出，小弱；夜半出，中弱；昏出，大弱；是謂陽陷於陰。太白

伏也，以出兵，兵有殃。

其出卯南，南勝北方；出卯北，北勝南方；正在卯，東國利。出西北，北勝南方；出西南，南

勝北方；正在酉，西國勝。

其與列星相犯，小戰；五星，大戰。其相犯，太白出其南，南國敗；出其北，北國敗。行疾，

武；不行，文。

色白五芒。出蚤為月蝕，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。

出東爲德，舉事左之，迎之吉；出西爲刑，舉事右之，背之吉；反之皆凶。

太白光見景，戰勝；晝見而經天，是謂『爭明』，疆國弱，小國疆，女主昌。

亢爲疏廟，太白廟也。

太白，大臣也，其號『上公』。其他名『殷星』、『太正』、『營星』、『觀星』、『宮

星』、『明星』、『大衰』、『大澤』、『終星』、『大相』、『天浩』、『序星』、『月緯』。

大司馬位謹候此。

辰星

星，以其宿命國。

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，曰『北方水』，太陰之精，主冬，日壬癸。刑失者，罰出辰

星，以其宿命國。是正四時：仲春春分夕出，郊奎、婁、胃東五舍，爲齊；仲夏夏至夕出，郊東井、輿鬼、柳東七舍，爲楚；仲秋秋分夕出，郊角、亢、氏、房東四舍，爲漢；仲冬冬至晨出，郊東方與尾、箕、斗、牽牛俱西，爲中國。其出入常以辰、戌、丑、未。

其蚤爲月蝕；晚爲彗星及天矢。其時宜效，不效爲失。追兵在外不戰。一時不

●『矢』，金陵本作『天』。

出，其時不利；四時不出，天下大飢。其當效而出也，色白爲旱，黃爲五穀熟，赤爲兵，黑爲水。出東方大而白，有兵於外，解。常在東方，其赤，中國勝；其西而赤，外國利。無兵於外而赤，兵起。其與太白俱出東方，皆赤而角，外國大敗，中國勝；其與太白俱出西方，皆赤而角，外國利。

五星分天之中，積于東方，中國利；積于西方，外國用者利。

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

舍，其所舍之國，可以法致天下。辰星不出，太白爲客；其出，太白爲主。出而與太白不相

從，野雖有軍不戰。出東方，太白出西方。若出西方，太白出東方，爲『格』，野雖有兵不戰。

失其時而出，爲當寒反溫，當溫反寒。當出不出，是謂擊卒，兵大起。其入太白中而上出，

破軍殺將，客軍勝；下出，客亡地。辰星來抵太白，太白不去，將死。正旗上出，破軍殺將，客

勝；下出，客亡地。視旗所指，以命破軍。其繞環太白，若與鬪，大戰，客勝。免過太白，閒可

擽劍，小戰，客勝。免居太白前，軍罷。出太白左，小戰。摩太白，有數萬人戰，主人吏死。

出太白右，去三尺，軍急約戰。青角，兵憂；黑角，水；赤，行窮兵之所終。免七命，曰『小正』，

『辰星』，『天攬』，『安周星』，『細爽』，『能星』，『鈎星』。其色黃而小，出而易處，

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。免五色：青圜憂，白圜喪，赤圜中不平，黑圜吉。赤角犯我城，黃角

地之爭；白角號泣之聲。

其出東方，行四舍四十八日，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；其出西方，行四舍四十八日，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。其一候之營室、角、畢、箕、柳、出房、心間，地動。

辰星之色：春青黃，夏赤白，秋青白，而歲熟；冬黃而不明，即變其色，其時不昌。

春不見，大風，秋則不實；夏不見，有六十日之旱，月蝕；秋不見，有兵，春則不生；冬不見，陰雨六十日，有流邑，夏則不長。

二十八宿分野

角、亢、氏、兗州；房、心、豫州；尾、箕、幽州；斗、江、湖、牽牛、婺女、楊州；虛、危、青州；營室至東壁，并州；奎、婁、胃、徐州；昴、畢、冀州；觜、鱸、參、益州；東井、輿、鬼、雍州；柳、七星、張、三河、翼、軫、荊州。

七星爲員官，辰星廟，蠻夷星也。

日

兩軍相當，日暈，暈等，力鈞。厚長大，有勝；薄短小，無勝。重抱大破，無抱爲和。背不和，爲分離相去。直爲自立，立侯王，指暈若曰殺將。負且戴，有喜。圍在中，中勝；在外，外勝。

青外赤中，以和相去；赤外青中，以惡相去。

氣暈先至而後去，居軍勝。先至先去，前利後病；後至後去，前病後利；後至先去，前後皆病，居軍不勝。見而去，其發疾，雖勝無功。見半日以上，功大。白虹屈短，上下兌，有者下大流血。

日暈制勝，近期三十日，遠期六十日。

其食，食所不利；復生，生所利；而食益盡，為主位。以其直及日所宿，加以日時，用命其國也。

月

月行中道，安寧和平。陰閒，多水，陰事。外北三尺，陰星，北三尺。● 太陰，大水，兵。

陽閒，驕恣。陽星，多暴獄。太陽，大旱，喪也。角，天門，十月為四月，十一月為五月，十二月

為六月，水發；近三尺，遠五尺。犯四輔，輔臣誅。行南、北河，以陰陽言旱，水，兵，喪。

月蝕歲星，其宿地，饑若亡；熒惑也亂；填星也下犯上；太白也疆國以戰敗；辰星也女亂。

食大角，主命者惡之心，則為內賊亂也；列星，其宿地憂。

●『北三尺』，似為『多亂』之譌。

月食始日，五月者六，六月者五，五月復六，六月者一，而五月者，●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。故月蝕，常也；日蝕，為不臧也。

甲乙，四海之外，日月不占；丙丁，江、淮、海、岱也；戊己，中州、河、濟也；庚辛，華山以西；壬癸，恒山以北。

日蝕，國君；月蝕，將相當之。

國皇星

國皇星，大而赤，狀類南極。所出，其下起兵，兵彊，其衝不利。

昭明星

昭明星，大而白，無角，乍上乍下。所出國，起兵多變。

五殘星

五殘星，出正東，東方之野。其星狀類辰星，去地可六丈，大。

賊星

賊星，出正南，南方之野。星去地可六丈，大而赤，數動，有光。

司危星

司危星，出正西，西方之野。星去地可六丈，大而白，類太白。

獄漢星

獄漢星，出正北，北方之野。星去地可六丈，大而赤，數動，察之中青。此四野星所出，

出非其方，其下有兵，衝不利。

●『者』下脫『五』字。

四填星

地維咸光

燭星

歸邪星

漢

天鼓

天狗

格澤星

蚩尤之旗

旬始

四填星，所出四隅，去地可四丈。

地維咸光，亦出四隅，去地可三丈，若月始出。所見，下有亂；亂者亡，有德者昌。

燭星，狀如太白，其出也不行。見則滅。所燭者，城邑亂。

如星非星，如雲非雲，命曰歸邪。歸邪出，必有歸國者。

星者，金之散氣，本曰『火』。星衆國吉；少則凶。

漢者，亦金之散氣，其本曰『水』。漢星多，多水；少則旱，其大經也。

天鼓，有音如雷，非雷，音在地而下及地。其所往者，兵發其下。

天狗，狀如大奔星，有聲，其下止地，類狗。所墮及炎火，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。其

下圜如數頃田處，上兌。者，則有黃色，千里破軍殺將。

格澤星者，如炎火之狀。黃白，起地而上。下大上兌。其見也，不種而穫。不有土

功，必有大害。

蚩尤之旗，類彗而後曲，象旗。見則王者征伐四方。

旬始出於北斗旁，狀如雄雞。其怒，青黑，象伏鼈。

●『炎火』二字衍文。

●『者』，應作『見』。



枉矢

枉矢類大流星，虵行而倉黑，望之如有毛羽然。

長庚

長庚如一匹布著天。此星見，兵起。

星墜至地，則石也。河濟之間，時有墜星。

景星

天精而見景星。景星者，德星也，其狀無常，出於有道之國。

望雲氣

里。凡望雲氣，仰而望之，三四百里；平望，在桑榆上，餘二千里；登高而望之，下屬地者三千里。雲氣有獸，居上者勝。

自華以南，氣下黑上赤。嵩高、三河之郊，氣正赤。恒山之北，氣下黑上青。勃、碣、海、

岱之間，氣皆黑。江、淮之間，氣皆白。

徒氣白，土功氣黃。車氣乍高乍下，往往而聚。騎氣卑而布。卒氣搏。

前卑而後高者疾；前方而後高，兌而卑者郟。其氣平者其行徐。前高而後卑者，

不止而反。氣相遇者，卑勝高，兌勝方。氣來卑而循車通者，不過三四日，去之五六里見；

氣來高七八尺者，不過五六日，去之十餘里見；氣來高丈餘，二丈者，不過三四十日，去之五

●金陵本『常』下重『常』字。

●『前方而後高』，金陵本作『前方而後高者兌，後』。

六十里見。

稍雲精白者，其將悍，其士怯。其大根而前絕遠者，當戰。青白，其前低者戰勝；其前

赤而仰者戰不勝。陣雲如立垣。杼雲類杼軸，雲搏兩端兌。杓雲如繩者，居前，巨天；其

半，半天；其翳者類闕旗故。鈎雲句曲。諸此雲見，以五色合占，而澤搏密。其見動人，及

●有占；兵必起，合鬪其直。

王朔所候，決於日旁。日旁雲氣，人主象。皆如其形以占。

故北夷之氣，如羣畜穹閭；南夷之氣，類舟船幡旗。大水處，敗軍場，破國之虛，下有積

錢，金寶之上，皆有氣，不可不察！

海旁賑氣象樓臺；廣野氣成宮闕然。雲氣各象其山川，人民所聚積。故候息耗者，

入國邑，視封疆田疇之正治，城郭室屋、門戶之潤澤，次至車服、畜產精華。實息者吉，虛耗

者凶。

若煙非煙，若雲非雲；郁郁紛紛，蕭索輪囷；是謂『卿雲』。卿雲見，喜氣也。

若霧非霧，衣冠而不濡，見則其域被甲而趨。

●『及』，金陵本作『乃』。

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，陽氣之動者也；春夏則發，秋冬則藏，故候者無不司之。天開縣物，地動坼絕，山崩及徙，川塞谿垝，水澹澤竭，地長見象，城郭門閭，閨臬枯槁，宮廟邸第，人民所次，謠俗車服，觀民飲食，五穀草木，觀其所屬，倉府廩庫，四通之路，六畜禽獸，所產去就，魚鼈鳥鼠，觀其所處，鬼哭若呼，其人逢悟，化言誠然。

候歲

凡候歲美惡，謹候歲始。歲始或冬至日，產氣始萌。臘明日，人衆卒歲，一會飲食，發陽氣。故曰：初歲，正月旦，王者歲首；立春日，四時之卒始也。

四始者，候之日，而漢魏鮮集臆明，正月旦，決八風。風從南方來，大旱；西南，小旱；西方，有兵；西北，戎菽爲小雨，趣兵；北方，爲中歲；東北，爲上歲；東方，大水；東南，民有疾疫，歲惡。故八風各與其衝對，課多者爲勝。多勝少，久勝亟，疾勝徐。

且至食爲麥，食至日，眊爲稷，眊至，舖爲黍，舖至，下舖爲菽，下舖至，日入爲麻。欲終日有雨，有雲，有風，有日。日當其時者，深而多實，無雲有風，日當其時，淺而多實，有雲風無日，當其時，深而少實，有日無雲，不風，當其時者，稼有敗。如食頃，小敗；熟五斗米頃，大敗。則

●『則』字衍文。

風復起，有雲，其稼復起。各以其時，用雲色占種其所宜。其雨雪若寒，歲惡。

是日光明，聽都邑人民之聲：聲宮，則歲善吉；商，則有兵；徵，旱；羽，水；角，歲惡。

或從正月旦比數雨。率日食一升，至七升而極；過之不占。數至十二日，日直其月，

占水旱。為其環城千里內占，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。月所離列宿，日風雲，占其國。然

必察太歲所在。在金，穰；水，毀；木，饑；火，旱。此其大經也。

正月上甲，風從東方，宜蠶；風從西方，若旦黃雲，惡。

冬至短極，縣土炭，炭動；鹿解角；蘭根出；泉水躍；略以知，日至要決晷景。

歲星所在，五穀逢昌。其對為衝，歲乃有殃。

總論

太史公曰：自初生民以來，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？及至五家三代，紹而明之；內冠

帶，外夷狄，分中國為十有二州；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法類於地；天則有日月，地則有陰陽。

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；天則有列宿，地則有州域。三光者，陰陽之精，氣本在地，而聖人統理

之。幽厲以往，尚矣！所見天變，皆國殊窟穴，家占物怪，以合時應，其文圖籍祲祥不法。

是以孔子論六經，紀異而說不書。至天道命不傳，傳其人，不待告。告非其人，雖言不著。

昔之傳天數者：高辛之前，重黎於唐虞，羲和有夏，昆吾殷商，巫咸周室，史佚、萇弘於宋，子韋、鄭則裨竈，在齊，甘公、楚唐昧、趙尹臯、魏石申。

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，百年中變，五百載大變，三大變一紀，三紀而大備，此其大數也。爲國者，必貴三五。上下各千歲，然後天人之際續備。

春秋戰國

太史公推古天變，未有可考于今者。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日蝕三十六，

彗星三見，宋襄公時星隕如雨。天子微，諸侯力政，五伯代興，更爲主命。自是之後，衆暴

寡，大并小，秦、楚、吳、越、夷、狄也，爲彊伯。田氏篡齊，三家分晉，並爲戰國。爭於攻取，兵革更

起，城邑數屠，因以飢饉、疾疫、焦苦，臣主共憂患，其察禳祥，候星氣尤急。近世十二諸侯，七

國相王，言從衡者繼踵，而臯、唐、甘、石因時務論其書傳，故其占驗，凌雜米鹽。

二十八舍，主十二州，斗秉兼之；所從來久矣！秦之疆也，候在太白，占於狼、弧；吳、楚之

疆，候在熒惑，占於鳥衡；燕、齊之疆，候在辰星，占於虛、危；宋、鄭之疆，候在歲星，占於房、心；晉之

疆，亦候在辰星，占於參、罰。

及秦并吞三晉、燕、代，自河山以南者中國。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，陽則日，歲

星、熒惑、填星，占於街南，畢主之。其西北則狐、貉，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，陰則月、太

秦

白辰星占於街北，昴主之。故中國山川東北流，其維首在隴，蜀尾沒于勃碣。是以秦晉好用兵，復占太白。太白主中國，而胡貉數侵掠，獨占辰星。辰星出入躁疾，常主夷狄，其大經也。此更爲客主人。熒惑爲勃，外則理兵，內則理政。故曰：雖有明天子，必視熒惑所在。諸侯更疆，時蓄異記，無可錄者。

秦始皇之時，十五年，彗星四見，久者八十日，長或竟天。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，并中國，外攘四夷，死人如亂麻。因以張楚並起，三十年之間，兵相駘藉，不可勝數；自蚩尤以來，未嘗若斯也！

項羽

漢

項羽救鉅鹿，枉矢西流，山東遂合從。諸侯西坑秦人，誅屠咸陽。

漢之興，五星聚于東井。平城之圍，月暈參畢七重。諸呂作亂，日蝕晝晦。吳楚七國叛逆，彗星數丈，天狗過梁野，及兵起，遂伏尸流血。其下元光，元狩，蚩尤之旗再見，長則半天。其後京師師四出，誅夷狄者數十年，而伐胡尤甚。越之亡，熒惑守斗，朝鮮之拔，星茀于河戒。兵征大宛，星茀招搖，此其犖犖大者。若至委曲小變，不可勝道。由是觀之，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。

●『戒』，金陵本作『戍』。

夫自漢之爲天數者，星則唐都，氣則王朔，占歲則魏鮮。故甘石歷五星法，唯獨熒惑有反逆行；逆行所守，及他星逆行，日月薄蝕，皆以爲占。

余觀史記考行事，百年之中，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；反逆行，嘗盛大而變色。日月薄蝕，行南北有時，此其大度也。

故紫宮、房、心、權、衡、咸池、虛、危、列宿部星，此天之五官坐位也，爲經，不移徙，大小有差，闊狹有常。

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填星：此五星者，天之五佐，爲經緯，見伏有時，所過行贏縮有度。

日變修德，月變省刑，星變結和。凡天變，過度乃占。國君彊大，有德者昌；弱小，飾詐者亡。太上修德，其次修政，其次修教，其次修禳，正下無之。

夫常星之變，希見，而三光之占，亟用。日月暈適，雲風，此天之客氣，其發見亦有大運。然其與政事俯仰，最近大人之符。

此五者，天之感動。爲天數者，必通三五。終始古今，深觀時變，察其精粗，則天官備矣。

蒼帝

蒼帝行德，天門爲之開。

赤帝

赤帝行德，天牢爲之空。

黃帝

黃帝行德，天天爲之起。

風從西北來，必以庚辛。一秋中，五至，大赦；三至，小赦。

白帝

白帝行德，以正月二十日、二十一日，月暈圍，常大赦載；謂有太陽也。一曰白帝行德，

畢、昴爲之圍，圍三暮，德乃成；不三暮，及圍不合，德不成。二曰以辰圍，不出其旬。

黑帝

黑帝行德，天關爲之動。

天行德，天子更立年；不德，風雨破石。

三能三衡者，天廷也；客星出天廷，有奇令。



天官書

(史記二七，書五)

三〇

# 封禪書

——史記二八，書六——

叙論

自古受命帝王，曷嘗不封禪？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；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。雖受命而功不至，至梁父矣，而德不洽；洽矣，而日有不暇給；是以即事用希。傳曰：『三年不為禮，禮必廢；三年不為樂，樂必壞。』每世之隆，則封禪答焉，及衰而息。厥曠遠者千有餘載，近者數百載，故其儀闕然堙滅，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。

沿革

虞夏

尚書曰：舜在璇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遂類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山川，徧羣神。輯五瑞，擇吉月日，見四岳，諸牧，還瑞。歲二月，東巡狩，至于岱宗，（岱宗，泰山也，）柴，望秩于山川。遂覲東后，（東后者，諸侯也，）合時，月，正日，同律，度量，衡，修五禮；五玉，三帛，二牲，一死，贄。五月，巡狩至南岳，（南岳，衡山也，）八月，巡狩至西岳，（西岳，華山也，）十一月，巡狩至北岳，（北岳，恒山也，）皆如岱宗之禮。中岳，嵩高也。五載一巡狩。禹遵之。

商

後十四世至帝孔甲，淫德好神，神瀆，二龍去之。

其後三世，湯伐桀，欲遷夏社，不可，作夏社。

後八世，至帝太戊，有桑穀生於廷，一暮大拱，懼。

伊陟曰：『妖不勝德。』

太戊修德，

桑穀死。伊陟贊巫咸，巫咸之興自此始。

後十四世，帝武丁得傳說為相，殷復興焉，——稱高宗。

有雉登鼎耳，雖武丁懼，祖己

曰：『修德！』武丁從之，位以永寧。

後五世，帝武乙慢神而震死。

後三世，帝紂淫亂，武王伐之。

由此觀之，始未嘗不肅祇，後稍怠慢也！

周

也。周官曰：冬日至，祀天於南郊，迎長日之至；夏日至，祭地祇，皆用樂舞，而神乃可得而禮。

天子祭天下名山、大川；五岳視三公，四瀆視諸侯；諸侯祭其疆內名山、大川。——四瀆者，江、河、淮、濟也。天子曰：『明堂辟雍。』諸侯曰：『泮宮。』

周公既相成王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

秦襄公

自禹興而修社祀，后稷稼穡，故有稷祠，郊社所從來尚矣！自周克殷後十四世，世益衰，禮樂廢，諸侯恣行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，周東徙維維。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始列爲諸侯。秦襄公既侯，居西垂，自以爲主少皞之神，作西時祠，白帝，其牲用騂駒、黃牛、牝羊各一云。

秦文公

其後十六年，秦文公東獵汧、渭之間，卜居之而吉。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，其口止於郿衍。文公問史敦，敦曰：『此上帝之徵，君其祠之！』於是作郿時，用三牲，郊祭白帝焉。

自未作郿時也，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，雍東有好時，皆廢無祠。或曰：『自古以雍州積高，神明之隩，故立時郊上帝，諸神祠皆聚云。』蓋黃帝時嘗用事，雖晚周亦郊焉。其語不經見，摺紳者不道。

作郿時後九年，文公獲若石云，于陳倉北阪城祠之。其神或歲不至，或歲數來，來也常以夜，光輝若流星，從東南來，集于祠城，則若雄鷄，其聲殷云，野雞夜雊。以一牢祠，命曰『陳寶』。

秦德公

作郿時後七十八年，秦德公既立，卜居雍，後子孫飲馬於河，遂都雍。雍之諸祠自此

秦宣公  
秦繆公

齊桓公

興。用三百牢於鄆時，作伏祠。磔狗邑四門，以禦蠱菑。

德公立二年卒。其後六年，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，祭青帝。其後十四年，秦繆公立，

病臥五日不寤，寤乃言夢見上帝，上帝命繆公平晉亂。史書而記載之府，而後世皆曰秦

繆公上天。

秦繆公即位九年，齊桓公既霸，會諸侯於葵丘，而欲封禪。管仲曰：『古者封泰山，禪

梁父者七十二家，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。昔無懷氏封泰山，禪云云；慮羲封泰山，禪云

云；神農封泰山，禪云云；炎帝封泰山，禪云云；黃帝封泰山，禪亭；顓頊封泰山，禪云云；帝偕

封泰山，禪云云；堯封泰山，禪云云；舜封泰山，禪云云；禹封泰山，禪會稽；湯封泰山，禪云云；周

成王封泰山，禪社首；皆受命然後得封禪。』桓公曰：『寡人北伐山戎，過孤竹；西伐大夏，

涉流沙，東馬懸車，上卑耳之山；南伐至召陵，登熊耳山，以望江漢。兵車之會三，而乘車之

會六；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諸侯莫違我；昔三代受命，亦何以異乎？』於是管仲睹桓公不

可窮以辭，因設之以事曰：『古之封禪，鄙上之黍，北里之禾，所以為盛；江淮之間，一茅三脊，

所以為藉也。東海致比目之魚，西海致比翼之鳥；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。

今鳳凰麒麟不來，嘉穀不生，而蓬蒿藜莠茂，鴟梟數至，而欲封禪，毋乃不可乎？』於是桓

公乃止。

是歲，秦繆公內晉君夷吾。其後三置晉國之君，平其亂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。

孔子

其後百有餘年，而孔子論述六藝傳。略言易姓而王，封泰山，禪乎梁父者，七十餘王

矣。其俎豆之禮不章，蓋難言之！或問禘之說，孔子曰：『不知。知禘之說，其於天下

也，視其掌。』詩云：紂在位，文王受命，政不及泰山。武王克殷二年，天下未寧而崩。爰

周德之洽，維成王；成王之封禪，則近之矣。及後陪臣執政，季氏旅於泰山，仲尼譏之。

葦弘

是時葦弘以方事周靈王，諸侯莫朝周；周力少，葦弘乃明鬼神事，設射狸首，——狸首者，諸侯之不來者，——依物怪，欲以致諸侯。諸侯不從，而晉人執殺葦弘。周人之言方

怪者，自葦弘。

秦靈公

其後百餘年，秦靈公作吳陽上時，祭黃帝；作下時，祭炎帝。

秦獻公

後四十八年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『秦始與周合，合而離，五百歲當復合；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。』

櫟陽雨金，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，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。

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，周之九鼎入于秦。或曰：『宋太丘社亡，而鼎沒于泗水，彭城下。』

其後百一十五年，而秦并天下。

秦始皇

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，或曰：『黃帝得土德，黃龍地螾見；夏得木德，青龍止於郊，草木暢茂；殷得金德，銀自山溢；周得火德，有赤鳥之符；今秦變周，水德之時。——昔秦文公出獵，獲黑龍，此其水德之瑞。』於是秦更命河曰『德水』，以冬十月爲年首，色上黑，度以六爲名，音上大呂，事統上法。

即帝位三年，東巡郡縣，祠騶、嶧山，頌秦功業。於是徵從齊、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，至乎泰山下。諸儒生或議曰：『古者封禪爲蒲車，惡傷山之土石草木；埽地而祭，席用菹稭。』言其易遵也。始皇聞此議各乖異，難施用，由此絀儒生；而遂除車道上，自太山陽至巔，立石頌秦始皇帝德，明其得封也。從陰道下，禪於梁父。其禮頗采太祝之祀，雍上帝所用，而封藏皆祕之，世不得而記也。

始皇之上太山，中阪遇暴風雨，休於大樹下。諸儒生既絀，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，聞

始皇遇風雨，則譏之。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，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，求僊人羨門之屬。八神，將自古而有之。或曰，『太公以來作之齊。所以為齊，以天齊也。』其祀絕，莫知起時。

八神：

一曰天主，祠天齊。——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。

二曰地主，祠太山、梁父。——蓋天好陰，祠之必於高山之下，小山之上，命曰『時。』

地貴陽，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。

三曰兵主，祠蚩尤。——蚩尤在東平陸監鄉，齊之西境也。

四曰陰主，祠三山。

五曰陽主，祠之罘。

六曰月主，祠之萊山。——皆在齊北並勃海。

七曰日主，祠成山。——成山斗入海，最居齊東北陽，以迎日出云。

八曰四時主，祠琅邪。——琅邪在齊東方，蓋歲之所始。

●『圓』，金陵本作『園』。 ●『陽』，金陵本作『隅』。



騶衍

皆各用一牢具祠，而巫祝所損益，珪幣雜異焉。

自齊威宣之時，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；及秦帝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毋忌、正伯僑、充尚、羨門子高，最後皆燕人，爲方僊道，形解銷化，依於鬼神之事。

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；而燕、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，不能通。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，不可勝數也。

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州——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渤海中——去人不遠，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。蓋嘗有至者，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銀爲宮闕。未至，望之如雲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臨之，風輒引去，終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

及至秦始皇并天下，至海上，則方士言之，不可勝數。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；使人乃齋童男女，入海求之。船交海中，皆以風爲解，曰：『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。』

其明年，始皇復游海上，至琅邪，過恒山，從上黨歸。

後三年，游碣石，考入海方士，從上郡歸。

●金陵本『門』下無『子』字。

●『傳』，金陵本作『傳』。

秦二世

崩。  
後五年，始皇南至湘山，遂登會稽，並海上，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。不得，還至沙丘。

二世元年，東巡碣石並海南，歷太山，至會稽，皆禮祠之，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，以章始皇之功德。其秋，諸侯畔秦。三年，而二世弑死。

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，秦亡。

諸儒生疾秦焚詩書，誅僂文學，百姓怨其法，天下畔之。皆譌曰：『始皇上太山，爲暴風雨所擊，不得封禪。』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！

昔三代之君，皆在河洛之間，故嵩高爲中岳，而四岳各如其方；四瀆咸在山東。至秦稱帝，都咸陽，則天岳。●四瀆皆并在東方。自五帝以至秦，軼興軼衰，名山、大川或在諸侯，或在天子，其禮損益世殊，不可勝記。

及秦并天下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、名山、大川、鬼神可得而序也。於是自轂以東，名山、大川祠二曰太室，——太室，嵩高也，——恒山、太山，會稽、湘山；水曰濟，曰淮。春，以脯酒

●『天』，應作『五』。

爲歲祠，因泮凍，秋涸凍，冬賽。禱祠。其牲用牛，犢各一，牢具，珪幣各異。

自華以西，名山大川，四曰華山、薄山、薄山者，襄山也。岳山、岐山、吳岳、鴻

冢、瀆山、瀆山，蜀之汶山。水曰河，祠臨晉、沔，祠漢中、湫淵，祠朝那、江水，祠蜀。亦春秋

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，而牲牛犢牢具，珪幣各異。而四大冢：鴻、岐、吳、岳，皆有嘗禾。

陳寶節來祠。其河加有嘗醪。此皆在雍州之域，近天子之都，故加車一乘，駢駒四。

霸、產、長水、灃、滂、涇、渭，皆非大川，以近咸陽，盡得比山川祠，而無諸加。

汧、洛、二淵、鳴澤、蒲山、岳嶠山之屬，爲小山川，亦皆歲禱賽，泮涸祠，禮不必同。

而雍有日月參辰、南、北斗、熒惑、太白、歲星、填星、二十八宿、風伯、雨師、四海、九臣、十四臣、

諸布、諸嚴、諸速之屬，百有餘廟。西亦有數十祠，於湖有周天子祠，於下邳有天神，灃、瀆有

昭明，天子辟池，於社稷有三社主之祠，壽星祠，而雍菅廟亦有社主。社主，故周之右將軍，

其在秦中，最小鬼之神者，各以歲時奉祠。

唯雍四時，上帝爲尊。其光景動人民，唯陳寶。故雍四時春以爲歲禱，因泮凍，秋涸

凍，冬賽祠。五月嘗駒，及四仲之月祠，若月祠，陳寶節來一祠。春夏用駢，秋冬用駢，時駒

●『賽』，金陵本作『塞』，下同。

●『襄』，金陵本作『衰』。

四匹，木禺龍轅車一駟，木禺車馬一駟，各如其帝色；黃犢羔各四，珪幣各有數；皆生瘞埋，無俎豆之具。三年一郊。秦以冬十月爲歲首，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，通權火，拜於咸陽之旁，而衣上白，其用如經祠云。

西時、畦時，祠如其故，上不親往。諸此祠皆太祝常主，以歲時奉祠之。至如他名山川、諸鬼及八神之屬，上過則祠，去則已。郡縣遠方神祠者，民各自奉祠，不領於天子之祝官。祝官有祕祝，即有蓄祥，輒祝祠，移過於下。

漢高祖

漢興，高祖之微時，嘗殺大蛇；有物曰：『蛇，白帝子也；而殺者赤帝子。』高祖初起，禱豐粉榆社；徇沛爲沛公，則祠蚩尤，擊鼓旗，遂以十月至灞上，與諸侯平咸陽，立爲漢王；因以十月爲年首，而色上赤。

二年，東擊項籍而還入關，問：『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？』對曰：『四帝：有白，青，黃，赤帝之祠。』高祖曰：『吾聞天有五帝，而有四，何也？』莫知其說。於是高祖曰：『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！』乃立黑帝祠，命曰北時。有司進祠，上不親往，悉召故秦祝官，復置太祝、太宰，如其故儀禮。因令縣爲公社。

下詔曰，『吾甚重祠而敬祭，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，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。』

後四歲，天下已定，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，常以四時，春以羊彘祠之。令祝官立蚩

尤之祠於長安，長安置祠祝官女巫。其梁巫，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；晉巫，祠五

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；先炊之屬，秦巫，祠社主巫保族壘之屬；荆巫，祠堂下巫先

司命施糜之屬；九天巫，祠九天，皆以歲時祠宮中。其河巫，祠河於臨晉；而南山巫，祠南山

秦中——秦中者，二世皇帝——各有時月。

其後二歲，或曰，『周興而邑郃，立后稷之祠，至今血食天下。』於是高祖制詔御史：

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，常以歲時祠以牛。

高祖十年春，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，稷以羊豕；民里社各自財以祠。

制曰，『可。』

漢文帝

其後十八年，孝文帝即位。即位十三年，下詔曰，『今祕祝移過于下，朕甚不取，自今除之！』

●『巫族人』，金陵本作『巫祠族人』。

始名山，大川在諸侯，諸侯祝各自奉祠；天子官不領。及齊、淮南國廢，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。

是歲制曰：『朕即位十三年于今，賴宗廟之靈，社稷之福，方內艾安，民人靡疾。問者比年登，朕之不德，何以饗此？皆上帝諸神之賜也。蓋聞古者饗其德，必報其功，欲有增諸神祠。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，駕被具；西時、哇時、禺車各一乘，禺馬四匹，駕被具；其河、湫、漢水加玉各二；及諸祠，各增廣壇場，圭幣、俎豆，以差加之。而祝釐者，歸福於朕，百姓不與焉；自今祝致敬，毋有所祈！』

公孫臣

魯人公孫臣上書曰：『始秦得水德，今漢受之，推終始傳，則漢當土德。土德之應黃龍見，宜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色上黃。』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，以為『漢乃水德之始。故河決金堤，其符也。』年始冬十月，色外黑內赤，與德相應。如公孫臣言非也！』罷之。

後三歲，黃龍見成紀。文帝乃召公孫臣，拜為博士，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。其夏，下詔曰：『異物之神見于成紀，無害於民，歲以有年。朕祈郊上帝諸神，禮官議，無諱以勞朕！』有司皆曰：『古者天子夏親郊，祠上帝於郊，故曰「郊」。』於是夏

●『祠』，金陵本作『祀』。

新垣平

四月，文帝始郊見雍五畤，祠衣皆上赤。

其明年，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，言「長安東北有神氣，成五采，若人冠纓焉。或曰，「東北，神明之舍；西方，神明之墓也。」天瑞下，宜立祠上帝，以合符應。」於是作渭陽五帝廟，同宇，帝一殿，面各五門，各如其帝色；祠所用及儀，亦如雍五畤。

夏四月，文帝親拜霸、渭之會，以郊見渭陽五帝。五帝廟南臨渭，北穿蒲池溝水，權火舉而祠，若光輝然屬天焉。於是貴平上大夫，賜累千金，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，謀議巡狩封禪事。

文帝出長安門，●若見五人於道北，遂因其直北，立五帝壇，祠以五牢具。

其明年，新垣平使人持玉杯，上書闕下，獻之。平言上曰，「闕下有寶玉氣來者。」已視之，果有獻玉杯者，刻曰，「人主延壽。」平又言，「臣候日再中。」居頃之，日卻復中。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，令天下大酺。

平言曰，「周鼎亡在泗水中；今河溢通泗，臣望東北汾陰，直有金寶氣，意周鼎其出乎？兆見不迎，則不至。」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，臨河，欲祠出周鼎。

●「安」字衍。

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，皆詐也！下平吏治，誅夷新垣平。自是之後，文帝怠於改正朔，服色，神明之事；而渭陽長門五帝，使祠官領，以時致禮，不往焉。

明年，匈奴數入邊，興兵守禦。後歲少不登。

數年，而孝景即位。十六年，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，無有所興，至今天子。

漢景帝

漢武帝

今天子初即位，尤敬鬼神之祀。

元年，漢興已六十餘歲矣。天下艾安，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，改正度也；而上鄉儒術，招賢良。趙綰、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，欲議古立明堂城南，以朝諸侯，草巡狩、封禪、改歷、服色事，未就。會竇太后治黃老言，不好儒術，使人微伺，得趙綰等姦利事，召案綰、臧，綰、臧自殺，諸所興皆廢。

後六年，竇太后崩。

其明年，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。

●金陵本『興』下有『為』字。



神君

李少君

明年，今上初至雍，郊見五時。後常三歲一郊。是時上求神君，舍之上林中，蹠氏觀。

神君者，長陵女子，以子死，見神於先後宛若。宛若祠之其室，民多往祠。平原君往祠，其

後子孫以尊顯。及今上即位，則厚禮置祠之內中。聞其言，不見其人云。

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，穀道，却老方見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澤侯舍人，主方，匿其

年及其生長。常自謂七十，能使物却老。其游以方徧諸侯。無妻子。人聞其能使物

及不死，更饋遺之，常餘金錢衣食。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愈信，爭

事之。少君資好方，善爲巧發奇中。嘗從武安侯飲，坐中有九十餘老人，少君乃言與其

大父游射處，(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，識其處，)一坐盡驚。少君見上，上有故銅器，問少

君，少君曰：『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。』已而案其刻，果齊桓公器。一宮盡駭，以爲

少君神，數百歲人也！

少君言上曰：『祠竈則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，黃金成，以爲飲食器則益壽，益

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；見之以封禪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。安

期生食巨棗，大如瓜。安期生，僊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』於是天子始親祠

竈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，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沙諸藥，齊爲黃金矣。

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，天子以爲化去，不死，而使黃、鍾、史、寬、舒受其方，求蓬萊，安期生，莫能得，而海上燕、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。

謬忌

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，曰：『天神貴者，太一；太一佐曰五帝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

一東南郊，用太牢七日，爲壇開八通之鬼道。』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，長安東南郊，常

奉祠如忌方。其後人有上書言：『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：天、地、太一。』

天子許之。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，如其方。後人復有上書言：『古者天子常以

春解祠，祠黃帝，用一梟破鏡；冥羊，用羊祠；馬行，用一青牡馬；太一，澤山君，地長，用牛；武夷君，

用乾魚；陰陽使者，以一牛。』令祠官領之如其方，而祠於忌太一壇旁。

其後，天子苑有白鹿，以其皮爲幣，以發瑞應，造白金焉。

其明年，郊雍，獲一角獸，若麟。然。有司曰：『陛下肅祗郊祀，上帝報享，錫一角獸，蓋

●『麟』，金陵本作『鹿』。

獲麟

麟云。』於是以前薦五時，時加一牛以燎。錫諸侯白金，風符應合于天也。

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，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。天子以他縣償之。常山王有罪，遷。天子封其弟於真定，以續先王祀，而以常山爲郡。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。

少翁

其明年，齊人少翁以鬼，神方見上。上有所幸王夫人，夫人卒，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。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，賞賜甚多，以客禮

禮之。文成言曰，『上即欲與神通，宮室被服非象神，神物不至。』乃作畫雲氣車，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。又作甘泉宮，中爲臺室，畫天地，太一諸鬼神，而致祭具，以致天神。

居歲餘，其方益衰，神不至，乃爲帛書以飯牛。詳不知，言曰，『此牛腹中有奇。』殺視得書，書言甚怪。天子識其手書，問其人，果是僞書，於是誅文成將軍，隱之。

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，承露仙人掌之屬矣。

文成死，明年，天子病鼎湖甚。巫醫無所不致，不愈。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，病而鬼神下之。上召置祠之甘泉。及病，使人問神君，神君言曰，『天子無憂病，病少愈，彊與我

甘泉神君

會甘泉。』於是病愈，遂起，幸甘泉，病良已。大赦，置酒。●壽宮神君。壽宮神君最貴者，太一，其佐曰大禁，司命之屬，皆從之。非可得見，聞其言，言與人音等。時去，時來，來則風肅然。居室帷中，時晝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祓，然後入。因巫為主人，關飲食，所以言行下。又置壽宮北宮，張羽旗，設供具，以禮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書其言，命之曰『書』。●法。』其所語，世俗之所知也，無絕殊者，而天子心獨喜。其事祕，世莫知也。

作年號

其後三年，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、二數。一元曰『建』；二元以長星曰『光』；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『狩』云。

始祀后土

其明年冬，天子郊雍。議曰：『今上帝朕親郊，而后土無祀，則禮不答也。』有司與太史公、祠官寬舒議：『天地牲角，●鹽。●栗。今陛下親祠后土，后土宜於澤中圓。●丘為五壇，壇一黃犢，太牢具，已祠盡瘞，而從祠衣上黃。』於是天子遂東，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，

●金陵本『置』下無『酒』字。 ●『書』，金陵本作『畫』。

●『鹽』，金陵本作『繭』。 ●『圓』，金陵本作『園』。

如寬舒等議，上親望拜如上帝禮。禮畢，天子遂至滎陽而還。過雒陽，下詔曰：『三代邈絕，遠矣難存；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，以奉其先祀焉。』是歲，天子始巡郡縣，浸尋於泰山矣。

樂大

其春，樂成侯上書言樂大。樂大，膠東宮人，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，已而爲膠東王尙方。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，無子，康王死，他姬子立爲王，而康后有淫行，與王不相中，相危以法。康后聞文成已死，而欲自媚於上，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。天子旣誅文成，後悔其蚤死，惜其方不盡，及見樂大，大說。大爲人長美言，多方略，而敢爲大言，處之不疑。大言曰：『臣常往來海中，見安期、羨門之屬。願以臣爲賤，不信臣。又以爲康王諸侯耳，不足與方。』臣數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。臣之師曰：『黃金可成，而河決可塞，不死之藥可得，僂人可致也。』然臣恐效文成，則方士皆奄口，惡敢言方哉！』上曰：『文成食馬肝死耳，子誠能修其方，我何愛乎！』大曰：『臣師非有求人，人者求之。陛下必欲致之，則貴其使者，令有親屬，以客禮待之，勿卑，使各佩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於神人。神人尙肯』

●『浸』，金陵本作『侵』。

邪不邪？致尊其使，然後可致也。』於是上使驗小方，鬪碁，碁自相觸擊。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，乃拜大爲五利將軍。

居月餘，得四印，佩天士將軍、地士將軍、大通將軍印。制詔御史：『昔禹疏九江，決四

瀆；閒者河溢臯陸，隄繇不息。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，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。乾稱「蜚

龍」，一鴻漸于般，「朕意庶幾與焉。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，賜列侯甲第，

僮千人，乘輦，斥車馬，帷幄，器物以充其家。』又以衛長公主妻之，齎金萬斤，更命其邑曰

「當利公主。』天子親如五利之第，使者存問供給，相屬於道。自大主將相以下，皆置

酒其家，獻遺之。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「天道將軍」，使使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；五利將

軍亦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受印，以示不臣也。而佩「天道」者，且爲天子道天神也。於

是五利常夜祠其家，欲以下神；神未至，而百鬼集矣。然頗能使之。其後裝治行，東入海，

求其師云。大見數月佩六印，貴震天下，而海上燕齊之間，莫不搃捥而自言有禁方，能神

僊矣。

得寶鼎

其夏六月中，汾陰巫錦爲民祠，魏雎后土營旁。見地如鉤狀，掇視得鼎。鼎大異於